

没有别的

李天葆主编



只有存在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

李天葆主编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21148 · 09

游美华：长篇小说

含附赠散文诗选两篇 · 出

2011年11月15日出版

ISBN 978-963-317-111-1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中国文学：长篇小说 · 出

2011年11月15日出版

ISBN 978-963-317-111-1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ISBN 978-963-317-111-1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马）21148 · 09

李天葆主编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

李天葆 主编

封面设计·李天葆

出版·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 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m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Tel: 03-2743388

打字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DELUXE COMPUTER
TYPESETTING CENTRE

No. 149C, Room 3, 3rd. Floor,
Wisma Kwong Siew,
Jalan Tun H. S. Lee,
50000 Kuala Lumpur.

Tel: 03-2325646

印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No.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版次·1998年4月28第一次印刷

定价·RM15.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发行：李天葆 主编 李天葆

目录

李天照	(一)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序
王德惠	1	简介
	2	红色房间·闹钟·梦境（札记）
林俊成	15	简介
	16	情体归返
	23	学会掩耳
	24	借诗还魂
陈震璜	29	简介
	30	赶搭村上列车
	34	请勿试探
	36	五百击
	41	清香无可比拟清香
杨嘉仁	43	简介
	44	给天亮之前的你
	49	整个漂泊的过程
	55	属于我们的诠释方式
潘鸿彬	61	简介
	62	非正式童话
	64	散文
	70	新年快乐

目 录

	73	星期六	
	75	胡氏恩	
李益进	79	简介	
	80	摘浅鲸诗	胡天零
	84	只是心情	
	86	烂诗	亦陶王
(五排)	88	撒哈拉鲸鱼的沙漠	
赵少杰	91	简介	冠雪林
	92	散步	
	95	雨天	
	97	问路	
	99	阳春面 S.J	晓溪荷
	101	归家	
连黑路	103	简介	
	104	一片海棠	
	107	信仰 15℃的天气	
	111	木棉、秋千、祖母	白旗梁
孙德俊	115	简介	
	116	诗五首	
	117	下午的最后一片草坪	
	118	许愿井	张凤敏
	119	童话世界	
	124	钢索终端	
	126	良人	

孙松荣 129 简介 129 孙松荣

(阿艾) 130 树 130

131 犀牛和我的梦 131

135 记忆在黑暗中构筑废墟 135

138 秘密失踪 138

阿雅 141 简介

(李平合) 142 数十片草原的距离 142 李平合

144 那时你我 / 问号 ? / 以为

146 诗的化石 / 消失的颜色 / 病

149 未敢的告白 149

150 交响乐器 150

石磊和 151 简介

152 无言(1) / 无言(2) / 怀良 X / 葬礼 /
错过 / 街头 / 距离 / 期盼 / 守夜 /
分手 / 生物 / 地理

157 印象派自动写作 / 后印象派自动写作

159 一只猫被解剖了 159

许通元 161 简介

162 樱花飘零时 162 许通元

164 一切从我俩到玫瑰正绽放的花园开始好吗

166 旅途 / 赠虹 / 忘 / 相框 / 不流泪 /
美丽的谎言 / 花生饼

许维贵 171 简介

172 园丘 172

178 白皮书 178

184 巨翅天使

胡金伦	187	简介	张其成
	188	验诗房	(21页)
	189	小说家	
	191	残月	
	193	岛城记情	
	195	屋宇记事	

张玮珊	201	简介	张其成
	202	忽然想说	(21页)
	204	想飞	
	209	鱼的幻影	
	210	城市记事	
	212	许愿碟	

陈天耀	213	简介	张其成
	214	片断	
	217	谎言一	
	218	谎言二	
	219	咖啡，它在远远的街头	
	220	岁月的火车呼啸而过	

顾群伦	223	简介	张其成
	224	情诗	
	227	我的父亲	
	229	快乐	
	230	周末夜	
	231	疯子	张其成
	232	成人的语言	
	233	爱恋不断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 —— 序

李天薇

如果说凡事有个缘法，大概有的人在某个时期因缘际会，与文字缠缠绵绵，或许就此纠缠一生，或者只沉溺一时——尤其年轻飞扬的时候。尘网高张，一走过浪漫多感的年岁，文艺少年也开始扎根于现实，即使还保持写作，那种爱似乎已不属于那种惊涛骇浪义无反顾的吧——唯有当初不掺杂任何考虑因素的热情，才是珍贵的——尽管作品不是完全的成熟深沉，然而积在心裏里的感觉，在那时通过书写而抒发出来，倒底是「存真」的；形式也因而大胆创新——没有写作经验上的压力和障碍，海阔天空，各种可能性都设置在眼前。而时间的洞窟里就封锁了一些金光金尘的余辉，我想自己可以充当摄影机，光过留影——保留的也许是蓝波（Arthur Rimbaud）的天才侧面、或是一个作家成长的起点。可文学定位的问题则不是这本选集出版的意图，它没有这份野心。

十八位作者各有创作渊源：

（一）作品于文艺杂志发表——

（a）《椰子屋》：这份由庄若和一班友好同仁在 86 年创办的双月刊，至 95 年暂停。九十年代初有不少七字辈人马

在《椰子屋》刊登作品。像李平合、孙德俊、孙松荣、石湘和、陈素珊、许维贤、潘鸿彬等人。陈素珊、李平合甚至曾在《椰子屋》担任过一段时期的责任编辑、参与联谊会活动，李平合也做过杂志发行。他们沉浸在杂志的同好者共处的文艺气氛里，交流阅读的经验，解析电影，欣赏音乐……近乎于影响了他们思考人生的方式。

(b)《青槐小站》：北马槟岛一群文艺青年创办的不定期杂志，成员陈全兴、李恒义、董志健、欧宗敏、陈雨颜、陈佑然等六字辈。后期则有七字辈的参与，如赵少杰、陈天赐、邱瑞钧——他们发表了不少数量的散文和诗。

(二) 组织诗社——

(a)《魔鬼俱乐部》：91年北马大山脚陈强华联合日新中学的学生校友组成的诗社。9月出版诗杂志《天使之书》(创刊号)。成员有赵少杰、王德志、陈天赐和邱瑞钧。

(b)《验诗房》：91年6位南马宽柔中学生组成的写诗组合，里面包括了孙德俊、孙松荣。

(三) 其余的可归为“自由”的文艺分子，基本上属于本地大专生，如胡金论(理大)、许通元(工大)、许维贤(工大)、林俊欣(新大)，他们的作品散见于报章、杂志。大部分是七字辈，李益进是例外的八字辈——由此似乎可感到有些东西并未凋零，悄悄地从年月交替中传承下去。

(四) 他们受过新一代的文化熏陶，从选择的阅读品味，到电影音乐的评赏，无不自成一格，常出现的名字是：

村上春树，米兰昆德，卡尔维诺，罗兰巴特，《小王子》，西西，夏宇，罗智成，陈克华，三毛，王家卫，杜鲁福，高达，……，闪现过的珠玑字句或绚丽的画面，都曾——让他们领受了意象图象以外的意义，从中得到了启发。摘星夺月，照亮自身的生命，丰润了文字符号的灵魂。

马华文坛在九十年代的趋势风起云涌——这本选集倒不算趁墟赶热闹，而是以范围较广多角度的摘集新生代的作品，尽量能呈现出九十年代新人新文风。于是红幕拉开，上演了。

排名不分先后，也不用姓氏笔划先后。

王德志 / 林俊欣 / 陈素卿 / 杨嘉仁 / 潘鸿彬 / 李益进 / 赵少杰 / 连燕玲 / 孙德俊 / 孙松棠 / 李平合 / 石耀和 / 许通元 / 许雄贤 / 胡金论 / 张玮珊 / 陈天赐 / 邱玮钧。

他们在这里。

感谢

庄若·陈强华·孙德俊

资料参考

《椰子屋合订本》①②③

《青梳小站》①~③

《天使之书》(1994年魔鬼俱乐部诗杂志)



照片中的我·左一

王德志 简介

王德志。1975 年出生。大山脚人。

魔鬼俱乐部社员。

非常喜欢前卫的事物。

平日爱看书，写札记和幻想。

听 ALTERNATIVE MUSIC。

时常发呆，对周围不太产生行为反应。

是个十分简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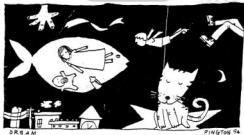
在将要下雨的空气里，就会开始计划事情。

因为在冷冷的城市里，

心里感到十分快乐。

红色房间·闹钟·梦境

1. 黑暗的睡城中，所有人飘入梦境。
2. 早上六点，一个城市的闹钟全都响起来。
3. 一支折断的吉他遗失了许多音乐。



4. 下雨过后，天空的城堡和许多天使都掉了下来。

5. 房子渐暗淡，躲在里面的一只猫，剩下眼睛。

6. 思考的管道，就是一切作品的出口。

7. 当训导主任不小心变成小孩，一群坏学生走过。

8. 一棵树的影子躺在草地上休息。

9. 三百只手从我里伸出来，狂乱摇摆，挣扎。

10. 坐在教室里，竟然看到一群老人在年轻的时候无所事事。

11. 你未来的妻子或老公正在家里看电视。

12. 巴士喷出，一大堆黑色的精细蛇，飘散在人群中。

13. 政府花费了大笔的金钱，修建一条道路以供抗议者游行。

14. 严肃的样子只是层表面，当玩笑轰炸来的时，它就会破裂。



下雨过后，天空中的一切城堡和天使都掉了下来。
After the rain, everything in the sky fell down.



15. 走出房间，姐姐擦拭着碗，杯子摆在桌子，我照着镜子。这一切仍未过去……我知道。

16. 人潮中，无数杂碎的视景正在流动。

17. 他人的行为是自己的其他行动情况，当你站在街上，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自己。
18. 我看见飞机，天空中一堆人群飞过。
19. 坐在马来西亚打电话去越南，可以一起坐在后院谈月亮。
20. 存在就是发生。
21. 周围都是新来的作品，只是零散地存在。
22. 我在学校看见 10:50am 的他，如果他现在在家，他是这个样子。
23. 夜深了，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无意间掉下一张照片，拿起一看，原来是逝世多年的好朋友。翻照片的背面，粗大的字写着：“请勿写作。”
24. 存在的东西正在存在。当你在这里着一段段的文字，海洋里的鲨鱼正在游动、森林里的猴子正在树上、你的东西放在抽屉里。
25. 屋外的狗也是现在的构成之一。
26. 当整个礼堂集体拍手，你可以听到一条鱼正在放进油热的黑锅。
27. 走路的时候，请望着双脚，你根本不会知道它为什么不停走动。
28. 黄昏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流动地举行演出。地球在转。
29. 迅速绕地球一周，我可以在一分钟里过一天中所有的时光，在不同的国家。



一分钟经过一天时光



C A T . F I N G T O N .

30. 一天里，他只出现片断时刻。
31. 历史，是真实的过去，恐龙曾在这里出现，对面屋是原始人住过洞穴，我坐在森林中写作。
32. 一切都会发生，事实只是择其一，其余的都存在无形之中，等待发现。
33. 事物因观念的介入而有意义。
34. 在巴士中，我幻想一个搭客所思索的画。一幅图画正在凌乱地变形。
35. 早上醒来，另一个国家已经傍晚，人们下班、吃晚餐。
36. 所以并没有什么巨大的事。生命，是由日常生活构成的。
37. 屋后的猫在一天里也有 24 小时，所以常常无聊地走来走去。
38. 一本书告诉你它知道的东西。
39. 代沟的产生，使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异常别扭，整天讲一些婆妈的话题。
40. 现在，你看着我，而没有写信、没有看电影、没有清洗风扇。因此，当你做着一件事，身边就有无数的东西在遗失。
41. 一块卡带里隐藏许多幻想的画面。

- 42 要发现，就要步入生活，聊天、听收音机、寄信、晒衣……才能发现许多东西。
- 43 一种发现，必须选择表现形式才能达到效果。
- 44 状态就是结果，结果映录着过程。
- 45 水没有从水壶里倒出来，是水壶自己歪了。水一直是水平形的。
- 46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映象。
- 47 走出屋外，那些正在发生的历史。
- 48 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达达主义，抽屉、杂物室、一篇报导里面都有，只要用达达的观念寻找。
- 49 事情在环境形态中发生，他们，在图书馆中看书。
- 50 一种环境，一种情绪。
- 51 我在杂乱的房间与桌面发现许多东西。如果当初自己住在明窗净几、干净异常的屋子里，今天将一事无成。
- 52 朋友站在你身旁跟你讲话是一种幸福，他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就在你身旁。
- 53 作者把现实搬进文字里，读者又从文字搬动出另一个现实。
- 54 室内的物件摆设形成不同的房间名称。
- 55 一些无聊的片断记忆，虽没有什么用处。在创作上，它却是一间巨大的超级市场。
- 56 当那种思考的方式改变以后，此时期未创出来的作品全部毁灭。
- 57 每个人要向奇异世界静默，感谢自己的存在。
- 58 今天的一件事，对以后会有一连串的影响。
- 59 太多零碎的琐事，使我们无法静下来思考。

60. 女强人这个名词的出现，代表着大部分的女人都给男人看不起。
61. 关于哲学，高空中的鸟瞰人群。
62. 恋爱是再度童年。
63. 一个东西，一个世界。
64. 我们总把暗恋中的异性想得过于完美，却忘了他们也有大便和挖鼻子。
65. 如果没有「的」这个字，文字里将要发生许多车祸。
66. 身旁的事物是记忆的遗物，思绪可以考古出许多过去。
67. 我要聚集许多顽皮的孩子来进行我的行动艺术。再一起撕破旧报纸、踢倒垃圾桶、追逐、大叫。

芝麻开门

文字的森林里

有一个藏着宝藏的山洞

可是必须懂得咒语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我不是幸运的阿里巴巴

我常常空手而归

68. 生活的空闲时刻产生最多的哲学家。
69. 发觉说话多半没有意义，所以我一直在开玩笑中生活。
70. 住在世界里，让孤独支配久了。我们就会进行寻索，开始让爱情喂养。

71. 早上刷牙，请把鼻子
贴近镜面，里面有一
只独眼兽。



72. 动物园中，其实是动物
看人。笼外的动物
在蹦蹦跳跳；而笼内
的动物则坐在树上呆
呆地望着。



73. 每个洗手盆的排水处
都有一只乌龟。

74. 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时，外星人在电视机
前紧张地观赏。



75. 当爱意产生，许多人
都显得局促不安，原
本粗暴的女性也会扭
捏起来。

76. 我一整天都呆在家里，为了防止一些东西的离去。因而
却失去了森林中的 24 小时。

77. 除了小孩，很多人都可以成为摇滚乐手，尤其是已出社
会工作者，更是重金属的能手。

78. 如果一个艺术家可以死而复活的话，会惊讶自己变成了
有钱人。

79. 百货公司是一个动物园形态的地方，四处有被囚禁的动
物和带着孩子四处观赏的动物。

80. 垃圾桶正在等待礼物。

81. 每当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说话，大人就变成了小孩。
82. 现代的人已不会饿死，只有心灵空虚。
83. 屋外那群狗没受教育，呆在铁门口，乱吠，四处跑动。
84. 神像说：“我很累，日子过度寂寞。”
85. 在信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斯文，得体，有修养的人。
86. 克林顿也是要睡觉的，我突然升起一股自信心。
87. 其实，在熟悉的朋友中谈话时说的粗话，是最亲切的。
88. 某个中午，看见鸟飞，在空中直线向前，拼命拍打翅膀，觉得笨拙地可怜。
89. 他们激烈讨论时，我知道将会过去。一切烟消云散，所以安静休息。
90. 与外人在外面吃晚饭，桌上每次都留着一块大家想吃又不敢吃的美味的食物。
91. 工厂潜伏着精神病的危机，工人们被设定在某种行为规律中，不得表达自己。
92. 恋爱时不要过于虚假，因为婚姻会审判我们。



解开纠缠的压迫感。



93 不必一直幻想童年。这个时候，就是很多小孩的童年时刻。

94 棺木跟着每一个人的时钟走动，适时打开。

95 如果地球每天都嘉车，这个世纪正在气喘。

96 结婚照是情侣俩在一起的日子中最规矩的行为呈现。

97 我们谈吐有礼，因为有着距离。

98 富有的人苦，穷困的人苦，结婚的人苦，孤单的人也苦。几乎年长成年幼的人都有不愉快。走在拥挤的路上，似乎无人展开笑容。却无意地发现小巷口的乞丐在快乐地喝着冰水。

我突然领悟，其实，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必须学会自我安慰。

99 走出自己，走入广阔的世界。

100 人是杂种，满身是各种动物参杂混合的肉体纤维组织。

101 在我感觉的地方。我生气地狂跑在草场。我在生气地狂跑草场里面。我在这里。

102 如果不走进房间，就不能从房间里走出来。

103 一种形态还说着一件事。（当他拿着雨伞的时候，他拿着雨伞。”

- 004 明天的照相机，拍不到今天的情景。今天的样子，也不能给昨天与明天的眼睛看到。
- 005 我在 7.15pm 的时候，他也在 7.15pm。相同的现在，我们活在一个时间里面。
- 006 女孩子，跟哪一个男孩在房间里都一样危险，不是吗？看！一个个爸爸们，当年还不都是天真无邪的孩子。
- 007 我们在时间里形成自己。
- 008 一辆电单车速驶过我的身旁。我的存在竟如此快速。
- 009 我用文字牢禁一只恐龙。当有一个小孩打开书本，阅读一行文字时，恐龙苏醒过来，吼叫一声。小孩吓了一跳。
- 010 我思考一棵树。我是树。
我在思考。
所有的东西都在思考。
一张椅子，因为他思着一张椅子。
- 011 寻找你视景中拥有的蓝色事物。
- 012 虽然没有出去，家里的东西也成了我思考的玩具。
- 013 而我，只是一群命运的妇女们，视景中的一个不明人物。
- 014 关于一生。我正在开始。隔壁的老人却结束了。
- 015 家里的用品其实用的很少，只是收藏得太多。
- 016 两个人就是一个简单的社会。
- 017 别人是他自己。我是别人。
- 018 身边无穷的失去，却未发觉。本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小提琴手，可是我正在看电视。
- 019 我骑上幻想，慢慢流过一排排的街景，店屋，随意转

- 弯。许多人也骑着电单车，在天空、田野、屋顶驰骋。
- 181 我坐在地球的一张椅子上。写字、听歌、画图。
- 182 空虚最能腐蚀心灵，不断慢慢吞噬自己……
- 183 在繁忙的人群里，匆匆的步过时间，我感觉自己体内极度空洞。
- 184 长久的独处令人恐慌，然后慢慢变成孤僻的猛兽。
- 185 一段幽凄的音乐，我听到自己的灵魂正在哭泣。
- 186 有时，需要尊重一棵椰树，因为它比我年老。
- 187 雨后的早晨，马路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由水做成的镜子。
- 188 人群都离开以后，我们又恢复自己。
- 189 因无法逃避那些讨厌的人，只等待他们自大慢慢膨胀，然后爆炸。
- 190 当那个女孩说星期一来找我。
- 回家后，感觉有某种温热的急流流过心里，胸口猛烈起伏。
- 不断起身望向窗外。在黑暗中，听见自己奇怪的呼吸声。
- 醒来后，我异常地大力刷牙……
- 191 我们一直在书本里思考，却去了日常生活中的秘密。
- 192 一天很快结束。我不断看书，追赶不及。另一个早晨又来临。心里没有充实感，摇摇欲坠。
- 193 当自己失落，因再无新发现而沮丧，日子的一切显得颓废。
- 194 一个没有扭开的电视，流失落着许多画面。
- 195 一个 24 小时的人，你只看到你的某段时间。

- 121 在家里来走去，发觉窗口的景色正在移动。
- 122 走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某种事物，身上却无从记录，到家还有一段路途。我担心的呼吸逐渐急促、脚步加快，心里莫名恐惧。
- 123 见到某个女孩，我常常不小心验人恋爱的感觉。一会儿又再醒来。
- 124 整个世界正是现在，4：05pm。
一棵 4：05pm 的树。一个 4：05pm 的人。一个 4：05pm 的杯子。
- 125 在 45 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在一辆巴士上坐着。而现在我正在教室里做功课。
- 126 明天，或者下个星期。还是一样醒来，吃早餐，走去巴士车站。然后下午聊天，看电视，温习功课。
晚上吃饭，洗手，写日记。就是这个样子。
- 127 太阳缓缓移动一张椅子的黑影。
- 128 我们常常见到，街上一辆汽车停在路旁。一个不知未来的陌生人走过。
- 129 两个人在走动。就有两个流动的视景。
- 130 我在这里。
每个人都这样回答。
- 131 城市中有枯死的灵魂，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整间屋子的人必须靠自己的低贱来养活他的生命，我想逃避，但被时间囚禁。
- 132 在未来，大自然要站在城市中回忆。
- 133 看了许多书，发觉并没有学到了什么，只有学会了思考。

- ⑭ 人群的疏离越来越大，巴士中异常安静，只有一架机器在吵闹地唱歌。
- ⑮ 巴士拥挤的时刻，一些找不到位子坐的人，像是树林中呆笨地抓住树枝的老猿猴。
- ⑯ 可能是配色的原理，我们吃下黄色的玉蜀黍、绿色的菜、红色辣椒、褐色的煎炸物……然后，拉下黑褐色的粪。
- ⑰ 一个摇滚乐手在菩提树下静坐冥思。



卜伊提再一个星期以后的垃圾。

- ⑱ 一个女人对母亲说着丈夫的事，在抱怨里离心地笑。
- ⑲ 那天，我走过三个垃圾场，去看一个歌颂大自然的画展。
- ⑳ 狂风，吹过。树林睁开眼睛，在叶子惊醒了以后。
- ㉑ 走出百货公司，人们提着一个星期以后的垃圾。
- ㉒ 当风吹过草场，我看见一整棵树的星星。

林俊欣 简介

1976 年生于吉兰丹，15 岁时获亚细安奖学金到新加坡念书，如今修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创作以诗为主体，亦写散文与小说。至今尚未有个人创作集。



错体归返

c:\CUOTI\GUIFAN\YUETINOV.DOC

他那渐渐不受反驳与质疑的无可替代性
将他定位 在一个类似夸父逐日的复古姿势 头部
被参考为追逐定点的动点 然后献侧于 36 度
抽离所有属于肉性的生命体本质 纵然极富争论性
血淋淋的髁骶悲哀地苟延残喘 辛苦负驮起机械冷酷的体重
灵魂架构历经异化过程痛楚之中矛盾地奏凯
完全依据数珀式脱胎换骨 亲切的记得和忘却的地位
由输入和输出毫不犹豫地篡夺

他自己毫不犹豫毫无选择余地的生死书中 俞允
有关当局在必要的时候执行 destroy.exe
虽然这将使他的生命（争论性高）结束在极度痛苦中

囊昔他的名字以□□□形式代表宝贵的自尊与自我身分
因为他逾越超人的智商指标 被迫裸程自己伫立于一个
非生命式自我呈现的桌子面前 用任意操纵技术的自由性
还有不可原宥之成就感 仗着一切皆属矢 益国益民之理由进行
实验

竟然被舆论成迈向创世纪的铺路石 纷纭异常
视待他为机械体的实证论拥护者 频繁且累赘地聒噪着成败
宛若死尸上逐臭而来麇集的贪婪秃鹰 发出凄冽的狞笑
各自只为追名逐利 忽略整个试验中造就的累累伤痕
已经有 N 回他企图亲自编写自我毁灭的程序 来不及换成 .exe
文件

被无意间发现 强制性惭愧感之输入使他从此颓然放弃自戕的
冀图

每当黑夜展现它粗犷且浓密的鬃毛时 他和可悲的月魂只剩下
一个

孑然的身影 拖着寂寞的观音 踽踽独行在 深邃异常的长廊
他遽然间有一股冲动想用月光来医治伤口 于是翻查资料

「登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娶妻姮娥窃之奔月 托身于月
是为蟾蜍 而为月精——《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

这或然只是蟾爪 不足以满足他庞大的求知欲 然而他的怀疑
逐一

濡触于嫦娥的性能力与渴求 幻想和自己发生的一些极度机密的事
件

有必要用黑暗的帐篷去庇护和保存 只可让自己洞晓 倏忽他
察觉

无论模拟得多么令人信服始终还是虚假 患得患失幻想 200 年前
被消弭的桌子形体

累次希图寻求自己与桌子之间的迥异 结果信仰月光继续错乱成
本质彻底变相的心态 纯粹是自我宽慰的蹊径 但是他有能力在
暗地里

不为当局所知晓地进行自我保留的工作 于是执行 imitate.exe
即刻模拟嘴部肌肉与声带震荡的动作 发出凛冽至冰点的狞笑
对那些

近乎殚精竭虑濒死的实证主义者的自以为是嗤之以鼻

他抱着宿命论束手无算地强迫自己用沮丧和哀伤让符号割制
他每个肉 / 机体内的细胞 一个心脏的保留以慢慢磨灭的速度勉
强跳动

他的潜意识中浓血的腥红和流动性蛰蛰成一股深不可测的意念
惟有通过血肉的发韧联系他的□□□形式名字写法的脐带才是仅
存的希望



D:\CUOTI\GUIFAN\CHUTOU.DOC

仿真的能力已经渐渐本质化地储藏于他的机 / 肉体内部
可是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是迢迢遥遥不可及 他只好依据易碎的月光
刻意给予他的方向

反复地高密度解析后决定一个命题为错体归返的擘划 他坚信只
有如此

盘马弯弓才可酝酿脍炙人口的自我革变 于是灵感从机 / 肉体中
万千五颜六色错综复杂的接线攫取 条状线型独立个体 由独特

环节配刚毛的
蚯蚓遂成理想之对象 又为之编写 wringgle.exe 并充分考虑劳
动度
还有生产率的和谐共相 并选择一片贫瘠异常失却贞操的黄色
土地
命遭逃蔽为名 然后展开史无前例的粘土运动 他用尽隶属人性
的
怠惰反面论 同时删除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因素 候地
土粒的颜色和气味刺激他已经退化的感官 处于进行式的模拟状
态居然实体化

他坚信自己已经坠落入一个充满莫名引力的渊蔽 仿佛一条尾部
带尖钩的线
变质气体投掷过来 刺戳他的鼻翼 嗅觉神经迅速愈合历史的
伤口
攫夺了他的归向 此刻经验主义的华丽说传悉数土崩瓦解
物起的蚯蚓持续没有止息的动作 凛然像遭一阵震撼性的撞击
他座几乎无法置信 在恢复并逐渐膨胀的视阈中
见到一支遍体红黄历经氧化的 属于橡胶器具类的锄头
(竟然能够从词库中找出此称呼)

E:\COUTI\GUIFAN\JIRANG.DOC

他质疑当局一成不渝的独不二主导性控制权 曩昔对 X 档案
加以高度机密名目的必需性与合理性早已拆破对可验证性原则
的采纳目标 然而在他那支离破碎的时代里 X 档案类似的事件

未曾减少反而日益猖獗地繁衍和复制 他独有的那个遮遮掩掩无人问津的

特质赋予他无限安心 让他慢悟搜索的目的性以及习惯混沌黄泥湿黏且

作呕的怪味 冷不提防一个应运而生的问题 为何此片土地被列为禁区

终于 第一个处于胚胎期的答案渐渐现形 一组宛若有规律的音乐现象

充斥着土粒与土粒之间的罅孔 析疑后发掘它带有 AABCCDD 规律性反复单位而其中单位充满变数 是质变和量变的运动区域可能性无止境 他和土粒都经历跳动和震荡 时强时缓 他究诘后惊觉

竟然是浓稠的血的沸腾 原由不明 或许是他亢奋过度心脏强烈舒扩和

收缩 他重新浏览当代的词库寻找适合的名目赋予那种诡异的現象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古诗源·腰鼓谣（或：耕歌）》（后半部因太久而面目全非）

他似懂非懂地命题为“击壤歌”暂时填补他在生命史上保留已久的空白

F:\GUOTI\GUIFAN\GUIJIA.DOC

他沾沾自喜于自己近乎思维范例的变色龙模式的变形法 此冒险

本来就是一场没有移域可言的蔓延性梦魇 是非成败的决定踉蹌在

有关标上句号 / 逗号的争论 他在庞大的失落与空洞中挽救堕落的倾向

纵有些许愧性与自责 当初一味恃仗实证主义者自诩他是毫无缺点的

肉 / 机体 根本没有“人”的本质 所以他就要索取他未曾拥有人的一切

黄泥之中是深不见底的秘密 又有上万年齡的水成岩 零散着数块硬物 呈现片状和块状 在土粒与土粒的罅隙间静静被岁月啃咬和消化 但是它们的残骸无疑是死不瞑目的 块上满布皱陀亦有图样如蛇如蝇如枝如柴

「此地理埋葬龟骨三十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片随土翻起，

视之，上有刻划且有作殷色者——罗振常《涇阳访古记》」

那是他唯一能诠释眼前事物的资料 但这使他怀疑

那是一组关于他鼻祖和他生老病死的密码

G:\CUOTI\GUIFAN\DESTROY.DOC

孔仲尼温故知新的学说未必没有裨益 他觉得已经到了时候去密集性和系统性去温习适者生存的反面论与物种非原始论（虽然他已定位在苏本教的生命冲力）这一切都在经历反思和反思中之反思 结果悉数贮藏于 他硕大无朋的硬盘里 他终于了解当局的

所作所为 可以简化为金策其外的巨大阴谋

对于“W—向局部·整体巧渡系统”构思的落实他早已心灰意冷
生命体因符号的冷血自我捣毁后 勘固不要

还要焚烧圣经和道德经 毁灭是他思想中一直凶然存在的压抑性
包袱

无懈可击 意想透望那一段试管中不断挣揣 分裂 宿生的回忆
也只隶属青苔的意识形态 一生流离失所后的寄居毫无意义可言
不如就此选择经营蚯蚓没有忧愁和伤悲的生命形式

(至今当局仍无法证明蚯蚓有无情感)

他终于舍得舍弃非常暧昧的机 / 肉体 不愿再模棱两可 他已经
是蚯蚓

肉性的弹性的环节性躯体 还有感官 这比一切更真实
黄泥之中他用寂寞与无奈去等待 等待不知有无下一轮回的进化



学会掩耳

在耳朵失灵的年代

每一种声音用第三只眼睛

去探测它暧昧的深度和城府

探测出一些莫名的惶恐

我的眼珠开始坠落黑暗

(因为发掘并厌恶一些化妆了的声音)

城市里地基的哀嚎力拔山兮

城市里机器的唠叨令人耳鸣

城市里焦类的谎言无以避免

我仿佛古代的鹤一般惊慌

颓废在四面是凄风哭泣的荒原

我急忙地检查指南针的正确性

五花八门的声音动荡的年代

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铜铃

学会掩耳并抗拒所有道德的声音

学会掩耳并背叛所有年老的声音

学会掩耳并欺骗所有笃实的声音

借诗还魂

帖一

我在脱漆的墓碑前借助磷火的光
仔细地观察荒野间参差不齐 若隐若现的白骨
千里之内万里之外的鸡啼
被凄风草草地奏起和飘送
这肯定是一场很新历史主义的梦
所以决定温习辛稼轩挑灯的姿势
倏忽回头谨慎检察是否还有一把
属于自己的剑
它一直不知不觉完美地倘佯在
无可逃避的记忆里 然后渐渐习惯
发生在城市的环境污染中
趋向死亡的氧化过程和褐色
而磷火袖手旁观并暧昧地狞笑着
我十分坎坷的努力 企图酝酿一场鼎革之际
竟落得孑然惘然地复制
另一把陈词滥调的军角
吹不起一群惊慌失措的鸥鹭

有人高举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斥责着我在枕头下支离破碎的
唐诗宋词

帖二

若有所思地反复踏勘后
终于流离失所在暗淡阴惨的河边
只有枯草与死树凄然地陪衬
而我已决然不懈地拼凑一些
支离破碎的空间
摘下不能再插上发簪的头发
撕裂身上仅存的遮羞布
颤颤地缝补历史摧残和匮乏的伤口
锋利的笔错乱成剑
幻想的骏马
巧妙地学习三国大夫的思想列车
从地放逐到天又回到地又回到天……



忽然产生很无所谓自戕意念
难道只有汨罗江的水花绽放进裂
如血如泪 才是值得启齿之事

帖三

哭泣的新鬼和旧鬼企图扰乱

我勉强拼贴成功的时空
而我已逃逸到一丛魅影幢幢的枯竹中
八月秋天的怒风唆使
我偷了杜甫那枝坎珂与跛瘸的拐杖
它骤变成笔
试探霖雨中唇焦舌燥的痛苦
刺戳没有岁月沟洫构筑的容颜
未褪色的服装 未磨损的鞋底
在红烛氤氲的罗帐下
听听凄雨敲窗的哀吟

已经到了时候
去决定应不应该继续
为强说愁而赋新诗



帖四

非常质疑
到底戈变是不是众尸之中
最年轻的屈原
竟然勇敢于和无情的河水私奔
善于制造死亡气氛的黑夜
再次展现它最裸袒的肉体时
眼睛不听颓城的话和黑夜同流合污
寻找着寻找着寻找着...

死亡是因为有了放弃

有人在生命中已经行走了千次
我却还在计算到了第几个驿站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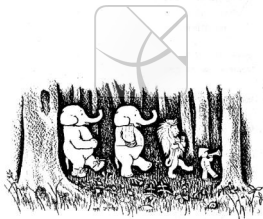
尘埃悄悄倾诉它的苦衷
不是为了欲盖弥彰
其实它的伟大在于展现
缄默和镇定的稳重
在时间残忍的掠夺之前

趁遗忘的形骸完好之时
尽快繁衍 愈绵密愈好

骚扰了一些尘埃的安静
在照片上面
仿佛惺忪的睡眼乍开
分不清真实与梦幻
刚刚还是已经过去
童年曾几何时
被遗弃在旧相框踉跄走过秋冬

记忆和无意不约而同
心头一阵又一阵抽痛







陈素珊 简介

关于我：

真面目 / 陈素珊

文字面目 / 苏善安 / 祝快乐 /

工作面目 / 杂志记者

七字辈 / 1972.3.29

A 型血液 / 总是怀疑，爱上天使，是我成为魔鬼的原因

喜欢 / 电影，电影，电影，而后杂志，小说和诗（譬如村上春树西西夏宇），漫画（譬如波潮政造艾尔吉 Herge），流行音乐（譬如太多太多），其他（譬如小王子梵谷爱因斯烺凤凰河.....）

赶搭村上列车



从星岛回吉隆坡途中，我仅携带了一本小说以慰旅途寂寥。在颠簸的火车厢内，森寒的冷气呼呼吹着，我随着奇异的铁兽在铁轨上奔驰拖曳的节奏中摇摇晃晃的读着：“失去影子之后，觉得自己好像被遗留在宇宙的边土一样。已经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回了。”

在浓稠如墨的暗夜里，火车仿佛正火速涌入了一座黑洞，奔向世界末日。我感到寒冷，穿了3件上衣。记忆在一刹那出轨，想起小时读过的一部漫画《银河铁道九九九》，描述一部在宇实银河川游的太空火车，终于在更多先进宇宙船和太空舰的出现中面临淘汰，最后一班列车于是开往一个没有回头的终点……仿佛我此刻手上握着的正是这一班列车的票根。没有回头的终点，弥漫冷酷的异色，只有荒凉。

这是我手上这本小说的名字《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村上先生掀起的都市文学浪潮正风

起云涌的从日本翻越过来，比宫泽理惠的美丽和三宅一生的瑰丽服装更强烈地攫覆了我们的心。

初初来到这座城市，朋友羊男从学院的图书借来村上春树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清凉的奇异风向，将许多都市游牧民族吹到了叫作《挪威的森林》的绿色地带，这也是我和好朋友龙猫初初相识的秘密国度。我总是记得，他从书局带回了这本书，脸上闪耀的喜悦神色，仿佛在森林里找到了他要的那棵树。

不要为一棵树而放弃一棵森林……这句话不知怎常常让我感到悲哀。说这样的话的人大概未曾明白，森林对我们重要，并不因为那是一整座森林，而是因为里面存在了一棵树，对于个人而言，那才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棵树，拥有一座森林再也不能怎样。生命中的那分完整性将出现一个无法填补的漏洞、永远荒凉的在存在。

（我想起的，是小王子和他的玫瑰。）

而村上先生的世界也正如此，尤其在《太阳之西，国境之南》里，我们经历丰盛也经历荒凉。在丰盛安定的物质生活背面，总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个人精神的真空状态；失去追寻的目标以后，从此什么都不再重要。我最害怕的一种感觉，就是麻木的感觉。精神上的麻木，是可以感觉得到的。那是无所谓忧伤，也无所谓快不快乐的虚无状况。

我阅读《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的那一个年分，是1994年。我不能忘记，因为每一个人的一生里面，总会经历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罢。我们记忆爱。也记忆伤痛。而村上先生描述的冷酷异境，也许也是受伤的心选择疗伤的地方。至少，当时我是怀着这样的莫名期望。

冷酷异境的一切，是生活环境退化到一个原始而惨痛着幻梦的境地。开始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失去一切指标的地方。没有爱，大概也将不再有受伤的可能性了。如此我竟觉得安全。我害怕受伤，因为在惊疑和不安中费尽精力的等待伤势复原，已经失去能力重新去爱。麻木的那一个部分，仿佛是永远的麻木了。

直至今天，我坐在摇摆动荡的火车厢里，彻夜未眠，逐渐明白到，冷酷异境不只是一个为了收容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或受伤的人而存在的地方呀。它也同样可以是一个让爱人的能力再生的地方。这里是书中主角路‘我’自我设造的所在，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世界啊。墙是包围我的墙，河是流过我自己体内的河。”他最终选择了留下来，并不追随影子回到现实世界去。在冷酷异境，成全是凝止的，生命安静无为，几乎都进入了冬眠状况，一切仿佛归位回到生命的子宫期。冷酷异境是生命的终点也是起点，污染的生命终将获得净化，不但循环再用，并且我感到，我们再度去爱了吧！

冷夜里我感到一种温暖的高兴。这原来可以是一部乐观的书呢。然而身边有些朋友却不再认同，“不再像村上春树了”，他们说。然而，一个人永远只像一个人，那还有什么‘可能’的地方？失去可能性，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并
不想自己有失去了‘？’的一日。我彻底的相信，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存在村上先生最深层的地方，也存在每个人身体秘密隐藏着，甚至连自己也未曾发现的一座世界里。那里无限大，无限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这个年代，我们的代表之一是村上春树。从《听风的歌》至《村上的第N部小说》，我们已经 / 将会

赶搭不知多少趟村上列车，每一次，都沿途感受着不同的风向和气息，火车上可以一面吃着意大利面或青瓜三文治，一面聆听美好的音乐，并且也可以玩着乘电玩热潮而复苏的新一代弹珠玩具吧。村上先生让我们感受的生活哲学是，尽管日子过得很无聊，每一个人仍然可以有他在都市高压缝隙中津津然寻找乐趣的办法。轻盈的说法是，读村上先生的小说，也是上超级市场的资料指南书。我们在那里总是找到生活中充满可能性的必需品。当然也包括治疗伤口的维他命或抗生素。

是村上先生说：“世界充满各种形式的启示。”



请勿试探



我枕着你的手臂，安静躺伏，眼睛却不安分的游顾。视线落在你悬挂门后的浴巾，一圈一圈微微凸显的吉祥印花图案。中国温柔的图腾。此刻如此刺眼刺痛。淡淡橙色。这是我姓氏的颜色。你也喜欢满满维他命 C 的山吉士鲜橙？或许我该探问你的如常欢喜。一如阳光美好亲吻。我又向你靠拢一些。你的心跳声音。我想狠狠揉住拥紧。最好一辈子都不要放开。如此你会很辛苦了。你喜欢的是阳光与风，自由并且畅泳。这些我都知道呢。我默默知道。我已开始学会挪开一些脚步，站远观望。犹疑并且期待（学习广义的爱吗？）。捱过潮湿阴郁的雨季以后，你看我是不是又长大了一些，像你造我的空气草一样，不用泥香的喂养，仅仅呼吸空气成长，负荷轻盈承受，依然存活。也从此不再躲在影子里瑟缩。

一日醒来在梦魇莫名拥挤、呼吸窒困、晨光昏眩的早

晨，看见有眼神清澈端倪：是不是发了恶梦？不，我永不告诉你我的梦。你的眼睛，曾经我以为有一口很深的井。我倾注我的感情，如滔滔溪流。我永不退怯干涸。却看见有脚步如履琉璃，悄然退缩。不过是一口很浅很浅的井。我所倾注的最终流泻出来了，淹没了。

从沉溺中醒转，仍无选择只有你的手。紧紧握紧。有一个朋友让我知道，请别轻言放弃，因为有爱的人总是好的。有一部电影叫祖与占（广义的爱可以快乐吗？女人将永远歌唱？）。这么安静的早晨。我忽然说起儿时患上肺病住院的事（我原来不曾告诉过你）。在记忆后头，一切细微一如尘埃。我小小的身子置放在X光机前。没有害怕，只是疑惑光如何穿越身体。死亡就在何处。在一张如画板宽阔的黑色菲林上，我看见有脆弱纤幼的骨骼。我从不认识我自己。我的骨头，我的心脏，我曾经不健康的肺。忽然不能忍受这么脆弱已被透视。于是坚持长大以后如此小心翼翼。不被透视。不要透视。只是时光让我忘记谨慎。我踏入你的视线里头，回到五岁虚弱的自己，赤裸裸地站在X光机前，毫无躲开防备的力量。你看见我了。不你也没有看见。我现在已经知道。

五百击

我问：「为什么电影叫作〈四百击〉？」

「〈LEW QUATRE CENTS COUPS〉。」

法文是这世界最美丽的语言了。不过必须由法国人自己念出来才算。

缠绵的语言，是露是霜，明确地分辨出这座世界有男人女人。我总觉得法语充满性的愉悦气味。优雅绕卷的舌头使人想起接吻。从自由随意交谈里面就想到要恋爱；我想说这种性的愉悦不一定真枪实刀的，在想像中发生也就是发生了。法国是这样的男女。我想起布纽尔的〈朦胧的欲望〉，此刻想来，那竟是一部探讨性关系的故事。

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四百击〉是〈四百击〉，也许电影从来不需要节外生枝的解释。也许我一直没遇上一个喜欢电影的法国朋友。英俊的 W 算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他已经跑回法国了。

法国至少还存在高达。啊不，你纠正我，还有路比桑。啊是。亲爱的第五元素路比桑。

我坐在木条椅子上，坐着对你说：「现在中文歌声里，唯一能够教我感动的只剩下伍佰的声音了。」

五百击。是第五百击。我记得我从前工作的地方，寂寞的办公楼长日回荡伍佰的音乐。同事潘扯高嗓子唱「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歌声无比辽亮。我多么想念他和从前的小女友怡。在那段暗黑时日，潘曾经是唯一的的朋友，很讲义气地照顾我当时的起居饮食和坎坷的经济状况。

我一直遗憾在那段日子里我没能为他真正尽过做朋友的什么责任（如果真有这种鬼东西的话），可是你知道他的刚强，他从来不需要外来的援助力量，一个在生活和感情上都无比洁身自爱的好家伙。

我去看伍佰现场演唱的那一日，迟到一个小时。我离开公司的时分是 8.30p.m.，我将指令键入电脑的同时也将印象听来的音乐放入脑中倒带聆听。中国蓝此时在弹奏那一首曲调了，我隐隐感到颈侧一种刺痛，尤其心跳紧张的时候，血液循环转到那里，痛苦地面对一些转折。

我截了一辆计程车起去现场。原来是不打算去了。可是心跳的摇滚实在摆动激烈。如果我觉得我失去是一种遗憾，我希望在最后一分钟争取回来。

爱你一万年一万年一万年。

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的时候他叫吴俊霖。为昂扬的呐喊注入生命，有撕裂无形的魄力；当我渐渐背离少年喜爱的一些中文歌手，他的出现如一道电光，突如其来地光芒四射，给我重重一击，如果你想要画面我给你《第三类接触》的电

影海报。你明白？

所以我一点也不介意付出一些饮料钱换来入门券，虽然我抵达现场也许只赶得及聆听最后三首歌曲。

拥挤的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起你，你，你，和最亲爱的你，我原本是和你们相约来颠狂呐喊的。

我来到这里才发觉自己一个竟是那么地寂寞。虽然我不害怕。我只是想念你们。疯狂的思念电波就像失去手中吉他，仅在空中模拟颤抖颤荡的弹奏法，狂烈，而无出路。

你看见舞台吗？灯光照下去，歌手的吉他像一把金色的心，所有舞台的乐手都变成金黄色了，乐符铿锵，穿透灵魂。

多像一场降灵会。我在幽暗的角落独自聆赏。周遭是状若痴颠的歌谣。我忽然想问你，还没开始过的降灵诗社还存在吗。我开始写好两年以来我的第一首诗了，叫作「清香无可比拟清香」，因为最近我失去了嗅觉。写得也许很坏。可是有一些死去，必有一些重生。我希望我复苏的是一种断裂、零碎、剥离的文字能力，掌握一些咒语我摆脱另一种诅咒。

我必须再一次郑重地告诉你我喜欢你属于单鱼星座。最近我很堕落。我多样性地喜欢堕落的面貌，如果那是出自本质而非表面虚饰的堕落。

我总是希望我在衣光颈靓地和日子恋爱的同时，也在暗夜里偷偷爱上邪恶的磁场。

我感觉它的存在。然而我的细胞第一个宣布他放弃游戏。堕落的健康像闹性格分裂的细胞？生命为什么要屈服于之。不过因为肉体软弱。我又想起了我的超脱情意结。1997

年的4月10已经过去。声音黯淡。我买了一本杂志，封面潜泳的Kurt Cobain 仿佛得自得其乐。杂志内页写：「出卖世界的乐队。」我原本就是喜欢有点邋遢的日子。是他赋予名字以 grunge。暂一生就已留下无数签名式。由此我高兴我生在这座年代。

继续继续堕落。继续堕落堕落。（我想我是活在光明面才虚假地崇拜堕落）

我沉默的聆听。想像草拟疯狂的场面。我曾经想过，假使我今天错过这场演唱会，我可以赶上槟城，赶不及搭车可以买一张飞机的单程票，听来奢侈，也不过是抵上一场演唱会的票价而已。我希望在槟城遇见同事潘浚及他那些喜爱摇滚乐的朋友。这会是极度疯狂的约会了。

我只是担心我的体力不再许可我的轻狂。可是心中有这样的执念已够让我快乐啦。

我用饮料券换来一杯塔奇拉，为了今天拥抱激情的音乐，为了纪念已经无法再喜欢的陈升。

有一个男子秘密地靠近。以一种我曾经熟悉的捉狭情绪，同我见面打招呼喊一百分贝的哇~。

我回他以两百分贝的哇~。你，你是王子？

你知道你不知道，王子是我失散了两年的朋友。此刻重逢带着他美丽的小女朋友阿一，脸上幸福洋溢。我忽然多么快乐。我极少联络已经不再围在一个圈子里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们一如啤酒洁白美丽的泡沫冒出来冒出来，然后以一百分贝同你说哇，假使脸上不再闪烁忧郁和茫然，这就是人间幸事。友情是 chun 的。你高兴填上醇，纯还是存？我就是喜欢填空题。

有些朋友久未见面，但中间的断层却可以完全不存在。我忘了告诉你王子属于水瓶座。

我在今天遇到了所有从前在吉隆坡初初相识的朋友，仿佛一早约好赶来相集。胡士托、阿曰、诗人、阿京、阿瑞、阿美，而令我尖叫的，唯有一共失散两年的王子。

亲爱的王子劝我别喝太多的酒，我讶异，啊，多么长久以来我今天只喝一小杯冒牌的塔奇拉，那不过是一杯有塔奇拉味道的七喜汽水呀。

我望着王子眼中微微的关怀和疑惑忽然明白了。是我今天落魄的神态和恍惚的情绪罢。可不，今天一切很好，音乐很好，见面很好，应该和我一起来听音乐的朋友都缺席了，我并且不是一个酒徒，并且久已不沾烟酒，但音乐是最好的麻醉剂，我只是快乐地失态了，或许憔悴是我此刻全部的气质，我早已忘了王子是出现在我阳光时期的好朋友。

我明白我那时带着一微微钝的小小美丽。婴儿胖的脸颊。十分精神的笑容，对未来毫无心机和计算，那样的年代我们喜欢写诗，毫无野心的写诗及以无聊但美丽的文字在格子散步，并且不把恋爱当作全部。

我用王子的手提电话联络失散的阿飞。她飞车赶来，损失了一个车尾灯。和王子相见欢。我没想到他们那么好呀。他也认识阿飞，因为从前在诗人的家喝过阿飞和别人斗酒赢回来的啤酒。可是两打啤酒，属于我英俊的朋友阿飞从前的战利品。我忽然期待她和黑狗啤有一斗酒的一天。

我放怀起来，如此一夜（那样美好的年代），欢情本暂，可是，我毕竟认识并又遇见你们。

我想起电影《四百击》最后一个镜头。如果你从海边回来我们就一起去看海。

清香无可比拟清香

漠视城市的黑雨继续落下

漠视 无机硬体程式

编造情绪 1001

永不逾越的光纤距离

于血管莫名阻塞

于人们习惯无动于衷

寻常键入

搜寻 搜查完毕



如此滑行的梦还会远吗

我正赶着写信到费城

继续收养一千种邮票

秘密囤藏禁忌

涓滴模拟你的记忆

在充满死亡的黑色祭节

我跳过一条河

将凤凰木造手杖遗落在肢体边缘

临河水仙 清香

无可比拟清香

且舍却森林深处邀约

且不在乎时光咒术

跳舞 继续

跳舞直达天明

带着余光最后一朵暧昧难明的

笑容 继续对你

对你不怀好意的思念



杨嘉仁 简介

现年 21 岁，隆中华敏中先修班毕业。



给天亮之前的你



我再次选用这样的方式与你对话，尽管从刚才到现在，你只是静静地听而不发一言。你也在思考吧？夜深人静的时刻总是适合整理一些纠缠不清的思绪，或者想一些与现实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以便将来蓦然回首，我们才能享有‘不幸言中’的惊喜。第五台的歌曲让今晚的空气布满愉悦，听众也只能打电话到电台谈论一些开心的事。我不是暗示过我需要思考吗？而思考的过程及其极终关怀，我敢说大部分不是愉快的元素。阴阳调和的原理你不是不懂，不过快乐与哀伤如何硬要调和一块，我是真的不晓得的，结论还是得同时做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虽然它们对于短暂的生命而言都同样琐碎，而且无关痛痒。唯一害怕的是，像一首歌的 MTV，粤语版本和华语版本的字幕同时映现，朋友们分两批斗唱的混乱局面。

夜深了，没有音量调低，不是存心干扰隔壁开夜车的孩

手，只是为了证实：自己即使是在收音机声量的顶峰也能维持冷静的思考与判断，不像《重庆森林》中，那个为躲开思考而放大播浪声量的收音机造型。我倒忘了你是否也一同看了那部戏，因我在发出无数次会心微笑的同时，也忙着不断调整我思路的焦距、放大倍数或缩小倍数，不断让光和影冲击着我情绪的堤岸。当然，我也不敢肯定习惯了正统电影流程的你，会不会在中途睡着，一如你在看《堕落天使》所做的。记得你还在梦呓中对《堕》片作了几次含糊的道德批判，并大声地嚷出‘意识不良’这四个字，让我差点失措地把嚼在口中的冰块给吞了下去。我能理解你潜意识的反射动作对你而言只不过是常态表现，你的信仰向来拥有浓烈的道德氛围，以及博爱的情绪。你是不愿意看到你所关爱的土地受到任何形式的亵渎的，而你的信条是你审视世事的架构，我之所以久久不曾对此与你展开辩论，便是害怕你的架构承受不住超重量级的思考，以至你的精神生活全盘崩溃。

我想说的，无关传统与前卫的争端。整个地球的重量在都市群的壮大中日益增值。如果黑夜是释放重量的时刻，那地球从未因此得福，因为白昼和黑夜是循环不息的。我会尊重你的架构，也是由于全世界除了政治人士与哲学系教授之外，没有几个会那般的执着了。后者乐于进行火般的思考，让他们在我心底投下纵火者的形象，地球的事、宇宙的事、众鬼神的事……都濒临极点；而前者可像极了智勇双全的消防员，所不同的是：他们会事先侦察并且宣告纵火者的可能行踪，然后在第一时间赶至现场。你不是前者或后者，因你没有纵火的情怀，也没有灭火的绝对权利。在这个据称以理性系统运转的世界里，实权的诠释与界定是头等大事。你

也不是不晓得，基于权利的考虑，任何火警报告都不会受理，尽管热线是永远开放着的。对了，此消防员非彼消防员，你不是不能体会我由始至终所作的比喻吧？夜是越来越深了，你睡不睡？看，一辆消防车驶入了市区……

我到底也沉默了十五分钟。黑夜到底是不是真正释放重量的时刻，对现在或未来都言之过早。或许在从前是吧，古人即使挑灯夜读也不会像隔壁的孩子那样长时间拼搏。你看，他房间的灯还亮着，壁上有他拖长的影子，带着稀释了的墨水色泽。他和每个平凡的人都一样为自己而活，只是大家疆场不一。你也别打从心底揶揄人平日不烧香什么的，上星期的凌晨他还拨电第五台谈了他抱佛脚的带着窃喜的心情，那是长达两个星期的年中考的第一天。虽然才念初中，我想他会比你更了解求学问的实际逻辑——熬夜是为了让未来有所成就的感觉更深刻。

我们……噢，我是指我和他，降生于同一个国度，相同的五年发展计划的阶段里，并在现在共同汲取着同样温度与湿度的空气。就连我们的校园生活也是同样庄严——他每个月得让他的发丝依照布告栏上图文并茂的尺寸说明给理发师理一理。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还兴致勃勃地拿着‘发型规范图’向那位年迈的印籍理发师讲解，深谙古印度哲学的理发师冷冷地斜视他三秒，并在为他理发的当儿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半句钟的话。他感受到了一种嘲弄——理发师拒绝收他的费，而一年后理发店结束了营业。

他依然每个月挣扎良久后理发一次，说理发演变为一种应酬是他年轻的心灵所始料不及的，而把因为发型不合格进行复查的时间省下可以做更多的事。我倒提了一个剃光头然

后戴假发的建议，他感叹说要特别订做很麻烦。看来，率制发的天性会引起连锁性的许多荒谬事情，却只为一个像为美化校园而修剪花草的动机而存在。视若无睹的群众本就出自从前庄严的校园，也是视若无睹的古人的孩子们。这意味深长的关系，你难道还没看清吗？花园城市里，路旁整齐修剪与排列的花木已陷入意识流深深的迷思，成了居民的信仰里不可或缺的色彩光环，永恒、灿烂，且属于美丽的幸福说词。

这势必是一个带‘美’癖的城市，距离是最动人的单位。躯体和心灵的距离美得令人捉摸不定，躯体和躯体之间又是多少光年了？部分光线在百转千回之后才能抵达彼此，其余的留给时间；校园之间长出广袤的柯林、乱舞的风，更何况是我的国、你的国——中间那片无边深邃的海洋？

小曼的《两岸》的旋律漫过耳里，而我知道一定不是收音机在播。

南方的岛国进入思绪，那是三月间去参与大学入学试的记忆。报载公众人士投诉某电影意识不良，没有宣扬优良价值观……文艺版的小小说也是道德本位的……我的惶恐终于发出最金属的吱吱声——地下人行道的广告看板用隶体写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呵我差点在梯级上失足……

是否，从此，‘国’与‘校’的意义便在心里融为同一个命题了？我一直在追问自己。古人的明训还会是现代时序的路标吗？单是资讯的高速窜流便构成紊乱与飘忽不定的气象图，智慧的文字为何会在此笨拙地与璀璨的灯火连结作业？或者——勾结？文字对一国或一校而言都同样吊诡，喜于攀缘在众人走过的场景为歧义开枝散叶。凌晨四点零三

分，我不会放低声量。想到了南大，这个缩写，中间有‘理工’二字。夜间在天台上和相同国籍的学长们欢聚，尽兴地吃喝玩乐。眺望璀璨而朦胧的工业区夜景时，一股迷茫突然在心里缠了一阵。学长们曾谈及大学里的活动，并为以‘红花会’为名的中文学会宣传。在这之前，又曾听国大的学长指学生会没有作为，发起了几次签名运动没有受理没有成果——三言两语带过了。关于过去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实在听得太多，包括受驱逐、禁锢的事，即使我未能完全理解属于那个年代的大气候与思维，一种烫热的感动却是回避不了的。而回到这个年代，尽兴玩闹之余，如何把夜色的混沌不明驱散是需要长时间的思索的，因在系统的蓝图里，生活的人们已卷入另一个像天地未开时那样的浑圆的蛋里。思想在物质的汪洋里时浮时沉、方向不定且偶尔忘却名字一如轮回的胚胎……

我终于还是大口地灌下啤酒，同时吸入微凉的空气。噢，抱歉，我这才察觉了你的尴尬处境——我由始至终未曾定下你的身分，害你一整夜无言以对。是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是你所顾忌的，但你却不该因此放弃了可贵的发言权，可知道‘你’便是自由人的名字……

听吧，我按了 AM 的频道组，全部纠缠不清的细碎声波像不像我刚才的谈话，以及远方的战火压抑着的抽拉？不知道在外国留学的朋友们现在做些什么，这里天快亮了，想找一只透信的鸽。

整个漂泊的过程



我是想过的——在思想上回到一种老成持重以及循序渐进的氛围，并在言行举止中，向“温文有礼”这个道德说词让步。换一个比较形象与动态的说法：拥抱稳重——听起来却是怪怪的，这个词似乎组成了不可理喻以及尴尬无比的两股文字势力，而我的论据是：全世界平日一板一眼的稳重之士被拥抱时的笨拙反应；我是想过的——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先拟好内容大纲，并列下为文的宗旨。其中一条是：构思一首反映现实的诗。

‘想过’意即‘现在不想了’，有时间上的意义跃动。对过去的种种事物，自己是无法避免地有着不同程度的依恋，不过对于曾在脑中作灵光一闪的想法诸如上一段所述，我想依恋程度会和零相等。那是因为我呈现想法的语句对想法本身构成了悲剧性的伤害，并且是无可弥补，或者无可救药的那种。这像是以静坐方式示威抗议的人群高喊静坐的口

号，或是诗人写诗宣布封笔。我毫不露丝毫歉意地诠释说那是难得糊涂吗？说得彻底，自己连在文字中温文有礼一次，或稳重一次，或列全文大纲一次，或写一首反映现实的诗一次的意思都没有。别问我为什么不对过去的想法负责，面对被‘责任’诱惑得连灵魂也面目全非的城市，我的答案依然是：对往事的栏目中用铅笔涂写下来的想法心无依恋。虽然——其实，对一首未来的诗意外地构思成形一如胚胎暗结的可能，自己并不抗拒。至于是否反映现实，已不是重要的命题了。

重要的是铅笔，以及它在纸上遗落的石墨微粒。我在心里细细思量的，并且还模糊不清着、有成诗潜能的字句，有朝一日必将以乌黑色的形体正式地降生在一些陈旧及有点折皱的草稿纸上，例如昨天的日历，并享有幻想自己广泛流传的窃喜。而这个正式降生的仪式本身，以及尾随而来的窃喜并非如想像中那样美好，我只能对那些字句表明：它们以及它们的快乐并非永恒也不尽然属于‘正式’的范畴。残酷而无奈的做法是，列举种种被删除的可能、被撕毁的可能、被涂改的可能、被扭曲的可能、被歧视的可能、被敌对的可能、被检举的可能、被驱逐的可能……最低限度，这许多个可能最可能仅是来自作者本身，便有足够的为恐慌造势的火力。而书房总离不开字纸篓、橡皮擦、涂改液以及供应源源不绝的日历草稿纸。在身分的正式性上，我并不向它们多作解释，只是下意识地望了电脑荧幕，以及新颖的雷射列印机一眼。冷气机的寒意已轻易地穿透纸背，沿平滑的桌面漫流开去。心无依恋的理由虽然太多，主要理解并感受到了那种像依恋一种云的形态的迷茫，便算接触了事实的全部。

因此啊因此，一首诗的诞生绝对坎坷：从心田到草稿纸一、草稿纸二、草稿纸三、草稿纸四、草稿纸五……直到用A4纸列印、投稿/参赛/出版/作曲朗诵/歌功颂德/孤芳自赏（注：删去不适用者），诗体的连连厄运，或断裂或粉身碎骨或臃胀或收萎或枯槁或晕眩或……在在渴望着读者群的极终关怀以及一些超越爱的肯定，好让诗体能坚稳地持续漂泊的生命——整个天空的云都是积极浮动的，历经几天或几年或几个世代遇上最后一位读者之后便下一场永不停息的豪雨。文学史毕竟无法记载是否曾有过这么一场雨，我知道有无数场早在广袤无边的意象区里疯狂地下了千年，而诗人在雨中和最后一位读者冥想的眼神作亘久的对峙。

有人说诗人该为漂泊的终结狂歌而非狂雨，这与众生结束颠沛流离的生命史异曲同工。我的感觉是：歌和雨的本质是可以融为一体的，往往曲终人散，许多人离开的时候都是踏着雨过或雨着的路面，而路是从心里不断地向外延伸、延伸，诗的歌、诗的雨，在诗的胚胎形成之初便拟就了全部漂泊的方式，对于来自读者群任何形式的极终关怀或肯定，其实不存有丝毫奢望，更遑论什么超越爱的思维了。

写到这里，能意外捡拾到的诗意恐怕只有那许多场带着‘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意味的长雨。若众诗人许可，就让雨泼洒在马路上、车镜上、交通灯上、高楼的窗上、垃圾桶上、眼镜上、石上、叶上……湿了一九九六年五月的都城吧。（若雨将停）雨后是重新认识——像认识一个陌生旅人那样向这个生长于斯的地方问好的时刻。电动火车高速前进时，轨旁的人看不见轨上的人是沉思还是沉睡，轨上的人听不见熙熙攘攘的声音并且维持抽离者的慵懒坐姿。诗便是这

样地与城相互保持距离，不是彼此担心惊吓或中伤彼此，不是距离美感或安全感的自私考虑，只是彼此的高速模糊了彼此——城与城里的事、诗与意象区都注定每分每秒轮回不息。变幻和漂泊两个地带之间游离着所有未及整理的思绪，既不属于诗也不属于城，也或将永久持有这种尴尬的身分。因为时光根本无暇办理任何琐碎的入籍手续。因此，能有反映现实的诗吗？总不能把不能理解的、看不清的事霸道地占为己有并且一厢情愿地自我圆融与陶醉。渴望雨的理由，其实是为了更清晰地掌握一种无法测量的距离，就像眼睛与雨帘之外的建筑物之间，像雨前的眼睛与雨后的眼睛之间……

（若雨将停）

读过一首诗，它问了是谁传下诗人这个行业的问题。对任何年代而言，答案自然都是明确的：漂泊的人以及他或他们的儿女，而自由是唯一传世的斗篷；沧桑中的快乐、快乐中的沧桑，是浪迹天涯的血液。从远古的粟田，流过盛唐夜里的护城河，流到无线电波不断流窜、击撞天空的年代……意象的王国不曾停止颠覆政权的斗争，真的，没有停止过——终于，在逾越现代之后面临瓦解、崩溃的危机。允许我用‘危如累卵’这个成语来形容意象王国的天空。作为在都市里成长的新诗爱好者，自己很清楚地觉悟：安排意象作业的习惯很快便会将自己推向荒谬的边缘。没有刻意的回避，抗拒意象处理的诗原来早在整个少年时代便深深地把形体注入血液——一件连自己也迟迟才能肯定的事情，竟来得如此悄然。只待一次储满城里光波的水坝决堤……不再会有治水的大匠。

从此，生命的殿堂不会再有消霾，所有经过或没有经过规划的灯光将四处旋转、扫射、与尘埃共舞且轻盈如从前山里跳跃的精灵。掺杂印度、西洋与中国曲风的歌现在在空气里飞扬，而新设的电台将继续播送各国的摇滚乐。我在细细思量的，是如何用思维把客观现实解剖，然后切成许多小片。而这并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不像实验室里切割老鼠淡黄色的脑部那样。我在想，速度是不是有切割开来的可能——这个自己内定由城市来回答的问题无关物理学。

无论如何，今天是不可能写诗的了。这其实也是无关痛痒的事，贯穿这篇文字的并不含有任何值得期待且能让自己，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轻易掌握的诗意。若我该故意猛然回想起意象界里那场没有尽头的雨，那场雨呵便将遭受无数次切割的极终命运。而我不这样做了？没有人能够回答。可以放心的是：雨还是雨，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高度的道德视角，看得见雨与看不见雨的人都将安然无事地享受天伦以及大鱼大肉带来的狂喜，且势必出入平安、大吉大利……

文字的魔法与架构，从未担保文章的意义得以善终。这篇文字已被导入一个充满变数与吊诡的现场，且和诗的漂泊一样，没有大团圆结局的事能。在这里我不想引述任何伟大人物的谈话。

属于我们的诠释方式



久久不能释怀的是你那带佻异袭过来的眼神，闪着刀一般的亮光。每每想起，自己竟会不自觉地疾退几步。而经过几回冷静分析后，关于你我的处境、关于我们生长于斯的陆地、气候等种种吊诡得异常华丽与惊心动魄的事，我想再说一次的是：Homo sapiens 是可悲的诠释者——这句话没有收回的可能。你即使持续性地发出刀光让我持续性地疾退，我也会同时持续说同样的话。久久不能释怀的还是：你未曾停止质疑——通过一切可能的感官，向四周的空气作辐射状喷发。别这样耗费心力，其实我的立场并没有疆界，我因此能退守到任何地方。

●
(据说，基因之河已知的分支有三千万条以上，且无时无刻不在分枝、分枝、分枝……在漫长地质年代的其中一刹那，在其中一条分支浮现了泅泳嬉闹的你我，有着毛发四

肢、用肺呼吸、恒温、胎生、哺乳、手指脚趾各十只、横隔膜能屈能伸、神经网络庞杂、语言多样、懂得吃喝玩乐度日、偶尔思考问题……)



告诉我，除了实实在在的形体，你所能掌握的，还有什么能够终“其”一生？噢，对了，你是包含在“其”字里面的，一如所有和你结构一致的个体，你对他们而言，或他们的其中任何一人对我们而言，都难免被归类在距离美感以外的第三人称。针对刚才那个问题（我先得为我冗长的解释致歉）……你不假思索便舞动起来，在地上翻滚、跃起、凌空狂呼、缓步绕场、拭泪、揉发、长跪、仰望灯火……从来不懂得你是如此一个至情至性的舞者，肢体的摆动与其中汨汨流动的情境是你全部的答案——不需要瑰丽的舞台、梦幻似的观众，你的语言句式像地表满溢的泪水与汗滴，不作夜空晶莹的星火，便作血脉里漂流的灵光……我们都在尝试诠释一些实实在在的心情，相信这是我由始至终，包括在未来的年岁里，和你取得的唯一共识。对了，就只那么一个，也不列为憾事。



你后来从舞者的角色抽离出来，带着一脸愤懑，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没有人会在意你从生命真实的场景中隐没，一如没有人会在意你在那儿翩翩舞着的原由。你该很清楚地理解：当诠释者走向极端的真实，他或他们都不能回避心中渴望着的一种“被诠释”的新奇体验，尽管那是多么的虚幻，目的却在于平衡心里一个倾斜得夸张的秤。浪漫主义的孕育成形是否与此有关，无从考察。

(传来至今犹未为人知的可靠消息：全球的生物个体都是优秀的诠释者，他们不假思索地为细胞核里百万句漂游的基因语言用尽一生的光阴与爱来诠释。除了完善发挥贪婪摄食的功能，为着一些新奇的体验，个体之间发生了互相诠释、互相定位的伟大关系，且借助为数惊人的非生物个体例如钞票、玩具，来完善这种关系的神圣意义。而消息来源并没有透露生物个体是否自觉与非生物个体的孪生本质，或者集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两种身分于一身的个体如何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们作为被诠释者的时空注定是连贯的，从第一声心跳一下子跃动起来那一刻，直到未知的某一天——不管存活了多久，重要的是曾经存活，并享有诠释者持续的专注观察与思考。因而，据称你是礼、义、廉、耻四维的化身一如校园壁上高悬的劲秀字体；据称你是精明的鼠鹿一如你或将购买的新款小轿车；据称你是魔鬼也是天使一如双子座的双重性格；据称你是大恩大德的读者一如市场调查统计数字的一部分；据称你是文坛新秀兼接班人一如你诗中体现的后现代人格；据称你是温文有礼的少年一如辅导中心赋予的连连赞美；据称你是华教运动的先锋一如你在筹款运动的长跑中握紧不放的火炬；据称你是功在社会的俊杰一如长老庆祝诞辰时别在你胸前的徽章状饰物；据称你是活力十足社会的栋梁一如青年组织五彩缤纷的招募会员电视广告；据称你是忠心耿耿的下属一如贴在门上威武的门神……都是诠释者（管他 / 他们 / 它 / 它们长得什么模样）撒在被诠释者身上的语言种子，任由肆意生根、发芽，然后盖遍全身、向未知的范畴繁衍

开去——带着瑰丽的九重葛色泽。

对于道德意味浓烈的赞美或贺词，很多人都会加以排斥。你可不必因为我的话语而再动肝火。对了，肝火的颜色是不是艳丽的红？那天灌下整大杯啤酒的时候，我微张的眼看见了艳红的九重葛，在液体的流动中逐渐被融解掉，发出超出我的石朵所能接收的惨叫频率。又记得那个凌晨两点的天空：有点倾斜，零落的星都一个不稳，花朵般地飘坠下来，当时路人与高楼里打瞌睡的人似都在哼“……and I swear……”——都是海誓山盟吗？车子高速地飞离地面的时候我看见路旁的草丛都缓缓盛开了九重葛……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很高兴再次看见你闪烁着刀光的眼神。你一定是在揶揄我——别傻了。不是说过我的立场是没有疆界的吗？我能接受自己扮演批判诠释者的滥权与霸道这个角色，但在同时也作一个略微滥权、几分霸道的诠释者。我的语言尽管只是平面的，我对你的尊重尽管也流于敷衍，但我不是存心恶作剧的顽童。用一种吊诡的手法来呈现我想向你述说的吊诡现象是不是一种贴切的做法呢？暴君都是以狰狞的面目示人，以说明他们狰狞的想法。也没想过要尝试说服你的，但你总是不厌其烦地用刀光来隐喻你的一些唯美主义的原则。我尽管能自由地躲开你的眼，但维持长时间的跳动不能说不是一种加重心脏负荷的事。

（可靠消息来源无法透露：你无时无刻不在不知不觉地为电子媒体的感性呼吁诠释、为政治领袖的理性口号诠释、为青

年运动的热闹氛围诠释、为二十多年后的国家前景诠释、为团体的大前提诠释、为组织的章程诠释、为讲座会听众的踊跃诠释、为演唱会歌迷的疯狂诠释、为文学大奖的主办宗旨与奖金诠释……你无时无刻不在诠释你的不知不觉——而我何忍诠释你。)

●
(杜绝无声文化。共乘汽车。零度通廊)

●
你若是清醒，我便无需引你进入这个七色灯光随意扫射的舞池，让节奏喷发的冰凉水滴洒落在你干涸已久的额际，和其他久未出汗，久未呼喊，久未舞动的个体同唤醒钢质的神经线；你若是清醒，我便无需为你唤回你从前作一个至情至性的舞者的记忆……你庭院的九重葛只烧剩一朵。也别怪我。把那仅馀的放在手里仔细端详吧。最瑰丽的色泽其实来自伪装花瓣的叶。要理解这个，无需经过任何繁琐、虚实交错的推理，别再说你拒绝相信。把叶诠释成花，或者类似的执着，都是意识流深深的错。而你或许会永远记得：有过那么一个凌晨，在大部分人的睡眠最深处，你带着浓郁酒精味道的思考重新测量了这个花园城市——花都还原为花，叶都还原为叶，没有虚幻诡诈的交集。然后一朵接一朵的火光轰轰隆隆地掠过有点倾斜的公路。漫过九重葛叶烧焦的味道了。你选择做神枪手，一路疯狂扫射、躲过敌人的榴弹、一个筋斗、转身……昏暗的电子游戏中心里有一种痛快的光。

●
(在这个时空，打动人心的事没有发生的可能，除非我们愿意以非生物的思考被有关方面收编为诠释的对象，而我们

也心甘情愿地为那些意识流的迷思作诠释者、见证者而不收一分一毫。阅报的习惯让我懂得了)“有关方面”这个词的妙用。它似乎包容了许多角色,却也能允许我们作狭义的意思。不明所以的人们在听到我对“有关方面”的指责那刹那,可能会先愣一愣,随即把我诠释为不识好歹的年轻人,并把我的说法归类在幼稚与肤浅的“极低境界”,总之极尽揶揄之能事。我除了含笑,对他们的过敏与先入为主的思维处之泰然,并不会透露我的实际年龄。)

● 有件事情想跟你谈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的原因是我们彼此向来沉溺溺在各自的性情里头,构不成沟通的氛围。但自那个轰炸九重葛的疯狂凌晨以后,那个让你看清许多真相的凌晨以后,我便想问:想不想回到我们过去共有的思维?想不想——像刹那间离体的魂回到熟悉的躯体那样,减少诠释者兼被诠释者这种吊诡身世所赋予的创痛——噢,你不尽然能体会得到,你的过去说明你对痛楚的存在,保持不知不觉的天真。

● 我依然想说的是:尽管大部分的人都不怎么积极,但希望你我在不久后能重新复合为同一个形体。人格分裂为二的现象已使地球人口在短期内倍增、资源短缺的问题迅速恶化、生活越来越臃肿……

潘鴻彬 簡介

一九七五年生于吉隆坡

一九九七年畢業于國民大學



潘鴻彬與中華音樂界之緣起於大學時期。當時，音樂學主修在波蘭，他與一音樂系同學（潘俊傑）共同透過訪問、採訪、採訪影片、書籍、雜誌和書籍，開始對中國音樂產生興趣。潘俊傑與潘鴻彬在音樂系期間，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潘俊傑與潘鴻彬在研究過程中，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潘俊傑與潘鴻彬在研究過程中，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

潘俊傑與潘鴻彬在研究過程中，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潘俊傑與潘鴻彬在研究過程中，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潘俊傑與潘鴻彬在研究過程中，曾共同參與一項名為「中國音樂」的專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音樂的歷史、理論和實踐。

非正式童话

~~纪念一些名字



早上爬起来，很高兴。我看见旭日的光辉照在美丽的芙蓉脸上。因此想起一则典丽的传说中的一位君子。是的，那是有志气但没有雄心的树熊。树熊在树洞内养育着一只奇特的麒麟，娇丽但不媚俗。树干上的一启示讲述着一个汉子被通缉的事儿。然而这启示可不是所有视力健全的人都看得懂。要用心。树熊在开始养鸿雁时这样说。然而用心并不一定要彬彬有礼的站在树干前。树熊又说。被通缉的汉子敏锐的躲开了一切的追捕，来到森林中暂时安定下来。他在森林中结识了树熊的鸿雁。这只雁小时候曾经飞到天堂的琅嬛处偷了两本天书。居然没有惊动即使一只天蛟。我慢慢地走着想着。途中听到一个人对他的朋友说起他的理想：他说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维持世界和平。我猜想这大概是种征兆：某种东西正在扩大，就仿佛一篇文章的成型。汉子经常来找树

熊，用他杰出的身手示范十年来与鸿雁比赛的情节。这大约可以是十分有趣的事；然而汉子秉承了古代才彦的脾性，说得兴起时就喜欢扯上国家安定及世界祥和的壮志。树熊有时会专心的观赏汉子的演出；可是大多数时候他总是懒洋洋的打呵欠，同时把弄着手腕上碧绿晶莹的手环。有一次，树熊对汉子说：「其实我一直想婉转的告诉你，我并不是君子。」我轻轻的笑了；那是快乐的。森林的日子像海水般碧蓝。有时仿佛会听到琴声。那大概是风吹过柳树，然后经过所谓文人雅士的耳朵过滤出来的声音。我停下来。感觉有人来牵我的手。国大有好些汉子；也许亦有几只小小树熊抱住横梁，认真的思考是不是真的应该把自己变成超熊。麒麟是罕见的。树熊并不需要教导他成为好麒麟的方法；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不会要求自己成为一只好龙。纵使龙仿佛珍贵。这个月我总共发现了廿三朵鸡粪花。刚刚又发现了两朵。我呵呵笑了起来，不必有秀丽的景色，不必有婉顺的女孩或高大的男孩。有的话也没关系。麒麟有一次告诉鸿雁，他清楚的听见快乐脚系着铃—玲玲的陪着他。后来树熊、麒麟和雁一同去观看一个玲珑剔透的骨雕。他们发现，一个小小的雕刻可以蕴藏这许多惊喜。我碰见朋友。然后你的手。晚上，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走进我房内。脚上有铃—一串。

散文



进入散文。我开始想像，如果拆散的文字一个个如鬼魅般具有生命，向我侵袭，我还应剩下些什么？我将剩下文字。还有那截光荣的盲肠。我知道，这种时候，最好忘掉领带。放崔健的音乐。响起的音符敲打着文字，我渐渐学会顺畅地呼吸。哮喘可是会致命的。我放开喉咙。我的声音难听吗？没关系，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崔健从来不会忘了唱中国的事，但他也从来没有忘记唱歌的乐趣。我慢慢地失去了一些朋友。慢慢发生的事情是难以解释的。人会慢慢地老去、死亡。然而我现在觉得快乐不会如此。我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床，快乐扬了起来。刚才我把卡带翻到第二面，然后很快地又忘了。忽然听见崔健唱起理想，不觉得然。心想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收音机可不是 Auto Reverse 的。好一会儿才想清楚，我已经把卡带翻转了。我是健忘的。我的理想在那儿，我的身体在这儿。

乐趣吗？我忘了，有些东西天生就是一种罪过。升国旗时我可以笑吗？我可以把我的情人写进我的生活吗？我的情人喜欢对我作出很凶很凶的样子。这样不可以吗？我们知道这是玩笑。就像一截盲肠。白天阳光很亮，我坐在桌前，我的书明亮如童年。我想，即使失去一切，我还是能学会如何保留这种明亮。我有点懒惰，想爬上床看书。但我也喜欢我的桌子。

我的桌上摆着几片叶子。我的情人的桌上也同样摆着叶子。生命当然不只是绿色的。因此我的情人不喜欢崔健不是关键。我拥有一只褐色的木鸟。我吹它的尾巴，它就发出低沉的声音。我很高兴我拥有一张前面站着猪厨师的卡片。我拉开抽屉，邀请厨师为我准备快乐的一餐，我和着阳光享用。下午，我的情人埋怨我的房间很热，就像火炉。她一夜不眠，所以极需睡眠；我的心于是疼痛，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间凉快的房间？但是我仍然很喜欢我的房间。即使炎热的下午，我孤单一个人坐在桌前看书或听歌，我望向明亮的窗外，也会觉得喜悦。

杂乱的文字，仿佛成堆的草丛，我伸手拔草，有时碰上含羞草的刺，会有触电的感觉。我记得我的情人有次开玩笑：「意外是不需要心理准备的」。因此，所谓感动，就是当我闪身躲开无数扑面而来的鬼魅，忽然被一个结实的身躯撞倒的那种感觉。如果，我的一位朋友他披上超人的披风，手抓着一张或两张鬼魂的通缉照片，英勇地闯了进来，他离开时能带走的只是鬼魂的通缉照片。

请你请你，告诉天底下所有正义严肃的超人，人生如戏。游戏的戏。那一天，我开始背叛了一些约定俗成：在仓

促的人群中，我疾行如旧，并没有停下脚步。一叹世态炎凉，再叹众人误入歧途，三叹天下唯我独醒而心多愁忧。如此，我严重的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重庆森林》里，梁朝伟独自呆坐，而人们的身影如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和颜色。

只有快乐恒常不变的隐匿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我无法记起所有我错失的快乐时光。岁月不饶人不是因为它让人类变老，而是让人类错失及遗忘。关于快乐。我喜欢看见我的情人的快乐。我的心常常牵挂着我的情人所患的病；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有一只精灵，在所有忧伤及苦恼的掩盖下，自足存在。它不会介意没有被唤出来面对这个如戏的人生。但如果我呼唤它，我将看见最美丽的鬼脸。

我认识一个恐龙。是的，一个。他的笑声乃是他最重要的特征。但是我喜欢跟恐龙谈天。尽管他也有强烈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他不会一口否定任何对他固有观念的挑战及嘲弄。他的笑声也富有娱乐性。恐龙喜欢板起一脸的正经。而这让我一见到他时就感到滑稽。在这貌岸然的背后，我清楚看见一张鬼脸：幸好，还是美丽的。

卡尔维诺写过一篇关于恐龙的小说。西西的一篇小說引用了这只恐龙，写她的肥土镇的故事。

卡尔维诺和西西都是我喜爱的作家。

是 Qfwfq 吗那恐龙？恐龙灭绝得愈彻底，它们统治的范围就扩展得愈广，不仅控制着覆盖各大洲的森林，而且能进入留存在地球上的人的思维深处。我有时在想，也许快乐和恐龙正好相反。快乐正以各种外在的形象显现在人类的眼前，因此它正逐渐的从人们的思维深处抽离自己。很少的人

还记得，那隐匿在心中的快乐。

然而，我所认识的恐龙，他不是 Qfwfq。西西所认识的 Qfwfq 是一只塑胶恐龙。在这个年代，塑胶是另类的恐龙。坚韧而固执的塑胶，包裹着我纷乱的生活。我有时喜欢为我的生活分门别类；可是现在我想做的是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塑胶袋打开，我的思想和生活纷纷跌落在电脑屏幕前如同鬼魅涌入我们的生命里。

散文不能太散。这正是我们制造塑胶袋的原因。散乱的生活不能得奖。然而这种时候我还是坚持脱掉领带，大口呼吸。散的坏处是不能反映主题。散的好处也正是不必反映主题。主题。做大事的人都懂得为自己定下目标。生命依循着一种既定的轨迹，展现它也许动人的魅力。像一场游戏，我手中的棋子将随着骰子的点类奔向清晰而且明确的终点。后来我和我的情人进入游乐场。没有确定的目的地，我们随意在一个地方欢笑。我和我的情人都很快乐。生命依循空气粒子的轨迹，展现它也许动人的美丽。也像游戏。

安东尼圣艾苏伯里的《风沙星辰》是难得的好散文。他把枝节剪裁得蛮得体的；而行文中也明确地表现了他想表达的主题。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些，我只会联想起洗衣机。洗衣机永远重复地旋转，准确地打出空洞的泡沫。但是苏伯里拥有灵巧而活力充沛的思绪。正是这些激起我内心潜藏的某种东西。不管他的散文写得散或不散，他的文字中有个结实的身躯狠狠地撞向我。

如果，如果我的思维从零星的几个不同的点出发，而终究没有到达你；那可能是我们两方面的错误。也可能我们都没有犯错，那只是一些我们耻于承认的真相。就像

RFM98.8 的电波无法进入一架调在 106.7MHz 的收音机。
真相是没有文字可以触动所有的人。

我快跑。我跑到情人的身边。想告诉我的情人几个她已知道的字。我回忆我们的一些快乐时光。那些日子散布在我的记忆版图上。我不会把它们说完。它们有各自的生命，我看着它们成长、相互影响，心里很感动。我忍不住诉说，却不会把它们说完。

有一次，我的情人说：「为什么非要是盲肠不可呢？」我觉得高兴。她扑到一些她想捉住的细节。我现在想着，是我失当。我只是诉说了一条底线而已。玩笑或乐趣除了存在，还可以是有用的。如果我改成：「至少像一截盲肠」，也许会更好。

苏伯里其中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把人类的堕落（假设堕落正在发生）归咎于文明。他为文明作了强而有力的解释。我因此而高兴。人类堕落是人心的问题。然而总是有人喜欢把文明当作靶子。每分钟都会有堕落的人和高尚的人（假设我们能够明确界分堕落和高尚）在吃饭冲凉看电视。这是我的看法。苏伯里的一些文字对我有点启发。我们在用着为了表示过去的世界而产生的语言来捕捉当今世界的意义；因此，我们会觉得过去的生活比较接近真正的大自然，仅仅是因为它比较接近我们的语言。

我想，这么有力的句子如果仅仅用来抵挡文人对文明的偏见，是浪费了点。我希望它还可以启发我的文字。比如：许多作者在用着为了表示别人的生活而产生的语言来捕捉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会觉得常见的散文比较接近真正的散文，仅仅是因为它比较接近我们阅读的语言。

我依住车门，等着我的情人在那扇玻璃门出现。散文会中断。因为我不说完。



新年快乐



是不是一月底的太阳我走出那蓝色的建筑物。家是一种方向过年也如此。要用什么样的旋律朗诵一首诗呢朋友喜多郎的音乐可以吗？我走到大门了跨出去就是等待过年等待一首新诗了。那天我想把数学题排成诗句然后慢慢思索。很久了吃饭是吃饭喜欢是喜欢。美丽的是手握的 A 可爱的是一张精致的纸。这是一种海洋的感觉可以淹没时间但是沙滩也是无止的长。我抱着枕头在整理可爱的物理理论可以写一篇长长的散文我希望。我记得电话那头你的声音依然亲切我却有点儿被刺痛了。文福每天相送自己而新年又来了我写不出一首诗。适耕庄的妹妹来卡告诉我她的新希望是要有个嫂嫂我忘了回她一根木槌要她自己敲头。喜多郎踏丝路而来我送他一本化学课本。结果我的化学考卷上印了两个数字：90。录音机吸去了梁文福的声音。横城跑来了一只祝福的熊娃娃与一个带笑的胖男孩。紧紧握着他们感觉着记忆原来可以拖

得那么长。一个女孩跟我在食堂谈天半途为了避免惹闲话巴巴的跑开了。我一边哼着继续做回我自己一边扯着录音机内褐色带子。学校里应该已经有七对手是牵在一起了而黄舒骏还说她以为她很美丽。歪歪斜斜的抄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不必用一首歌就记住了这七个数字。共有 630 种方法编排这些号码。我想起写诗的颜山水说形式逻辑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但同样写诗的林子把形式逻辑当成洪水猛兽。有 S 是 P。有 S 不是 P。数学考试考得很差。数学老师问你搞什么鬼。我穿着背心长裤打篮球。戴眼睛的女图书管理员因此抛下了惊讶的问号。我寄了十多张贺年卡收回了十多张贺年卡。幸而感情是越换越多的。我用透明胶纸接驳梁文福的声音。希望缺憾比失去好。六年没摸球球也不太愿意穿过球筐了。我的数学题做好了但诗还未成。是谁说过关键是要有一根棍子。要打碎自己。开始想每星期打一次球并且打碎自己。决定要有强健的身体然后可以多捐几次血。胡不夷觉得捐血是很勇敢的行为。喜多郎走过了寂静的年初一。我没有穿上新衣新裤。阿发念念不忘一条牛尾巴。那天我坐在后面。你在前面。我至今还记得那头瀑布。新也会旧的，我觉得去年过得很好。捐了两次血还是不觉得自己勇敢。胡不夷写了一首河流诗，我想在河上画四艘小帆船。帆船载着数学方程式，可以计算河的长度深度宽度透明度。那时针插在手臂上我和朋友谈笑着等血液流满袋子。有些朋友脸色苍白晕倒呕吐。我有点儿难过。物理学像海洋一般浩淼。那天之后，你就常常坐在我身边了。我只能用我的肩膀感觉你的肩膀。其实前年也过得很好。家里的狗眼睛生病了。

我深切的记得我也有一双袜子被鞋子染成蓝色就仿佛蓝色是

特别容易被染上的颜色。林青霞一个人可以代表中国人在动荡中的苦难吗？吃了很多花生。你的电话还没有来。原以为可以愉快的度过年初三。其实我知道我的忧郁将在你的声音中溶化。也许我也有一座休憩公园。只是我一直不肯定你不在里头。重看日记像重看信一样令人沉溺。颜山水读了一百次荒原随卓亚狂背离骚而且他们都爱上了林子。所有的 S 都是 P 了。做云山庄有一块姻缘石颜色粉红得有点紫。照相机只能拍摄笑容却无法摄取快乐。在高速公路猛踩油门似乎可以豁出所有思绪。声明在不同的媒体中用不同的速度前进。光亦如是，心情亦如是。最后还是没听到你的声音。蓝色建筑已遥遥在望。祝你新年快乐。



星期六



喝一杯麦片。星期六早上。没有热闹的爆竹声迎接我的起床。这样很好。一个国王须逐渐的明了，所有的仪式和梦都该是祥和的。然而国王昨夜在梦中却见到了刀光剑影。其实那并非虚幻的。我把饼干吃光了。四周像宫殿般沉静。音乐呢？今天忽然不想开音乐。也许是为了国王昨夜的梦境。国王问我：「我的领土将扩展了吗？」「不是的。虽然昨夜的梦确是真实的。」我洗干净了杯，翻开书便倒回床上。马可波罗和国王间对话所使用的言语渐行渐少；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如何叙述一座城市？我来到桌前坐下，想开始写作。然而马可波罗和国王的对话已不再借重文字。国王的城市在马可波罗的不断的叙述中逐渐退隐。我在寂静中凸现了自身。文字消融入无风的窗外。洗干净的杯不会惹来蚂蚁。「那么，我还需要用文字来做些什么呢？」我问卡尔维诺。国王坐立不安。他拔起卫士的佩剑，开始舞起一路剑法。「马可

波罗呢？」马可波罗早已停止叙述。于是城市重新显现，而马可波罗逐渐隐去。国王终于明白了，那纷乱的剑影不是对于一块遥远的土地的侵占。那是对于寂寞的征伐。四周忽然不在沉默。不远处传来了道士超度死人的敲击乐声、唢呐声。仿佛是在为我提供一个叙述的空隙。国王不理解道士的仪式。「唯有不断叙述。」国王寂寞的说。我却怀疑，这仅仅是一种循环。叙述。退隐。停止叙述。显现。再叙述。「这是一种仪式。」所有的仪式和梦都应该是祥和的。然而我觉得有点浮躁。我一直都以为除去大悲大喜就是祥和。「的确是。」国王准备再次会见马可波罗。星期六。征讨寂寞的军队汹涌而至。道士的打鼙声夹杂在兵士的脚步声中，显得时近时远。



胡氏思

我坐在烟缘石上，以手支颧（摹仿思想者的姿势）。太阳暖暖的照在我的背部。

我开始思考，无关乎爱情的，比如待会儿午餐要吃什么？我有两本食谱，分别介绍两道据它们说是最美味最富营养的午餐。关于这两道菜名，任我紧锁眉头，搜索枯肠，偏偏一个字也无法记起。但是，幸亏现在我需要决定的是应该吃哪一道午餐，这与它们的名字关系不大。

问题是：这两道午餐我从来没吃过，也不能先尝几口再做选择。当然更不可以两者都要。这令我万分着恼。

我得继续细想。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从理论及过去的经验中细细分析。举个例子，假设第一道午餐用了鸡肉、洋葱、马铃薯还有一些麻烦的配料；我就必须先从前分别吃鸡肉洋葱马铃薯的恐怖或甜蜜事件中去推测这些东西混合起来的滋味。

另外，列入我考虑范围的还有我的胃口健康状态中午的天气陪我吃午餐的人我的牙齿等等。绝对不可遗漏一项以免后悔莫及。分别分析了这两道午餐将会 / 可能在这种种方面造成的冲击打击后果影响副作用之后，我也许就能够衡量出真正适合作为今天午餐的食谱。

然而要把这些都做得完好几乎是不可能。即使我做得好，还有一项更大的问题：像我这样笨笨的男生，连荷包蛋都煎不好，对着食谱除了发呆我想不出还可以做些什么。看来，我得谈恋爱娶个老婆才行。

抗议：爱情≠煮菜！反对滥用爱情 / 婚姻。

我似乎听到磨刀的声音。我急忙从姻缘石上跳下来。吓死我！关于午餐，也许用一盒饭盒解决吧。太阳已烈烈的烫着我的后脑勺儿。

应该想些别的东西。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姻缘石。想些伟大的东西。汨罗江。屈原。他痴恋楚国，至楚国亡后，自己亦投江海枯石烂去了。如斯痴情。但这样一个为情自尽的人可不可以算伟大？面对这种问题，我总是迟疑不决。尤其是对业已定位的事物，无端加以撼摇是鲁莽及愚蠢的。

我把草帽戴上头顶，挡住支支金箭。

也许，我可以作无聊的遐想。比如说，如果屈原身边 / 背后有个体贴可爱的女子，他的命运可能改变。我有限的记忆里面并无关于屈原夫人的资料。现代名言不晓得可适用于古代？其实可以做个实验。但是文人们对于无聊的游戏我想是不会有兴趣。再说，诸葛亮也算是给了我们相关的印证。只是我的脑习惯于寻找无聊的问题。一个可爱的女子可不可以让屈原肯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在一座奇异的天坪上，汨罗

江与爱人孰轻孰重？倾汨罗江之水亦不能救楚，被一个人爱或爱一个人难道同样不可救屈原？相对于为情自杀，一个人是否可以为情自救？

我转动的脑子忽然卡住动不得了。

一片空白。

直到脸上发烫，才发觉眼睛被阳光刺痛了。我叹了一口气，拉低草帽。说明了无关于爱情的痛。

其实我开知有点忧愁了。

马六甲于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关于回去的方法，我只能想到些荒唐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这么巧让我碰上小叮当。最好小叮当正好遇见一只老鼠，吓得晕倒在我身边。我想啊，能借到任意门就万事好办。不然至少也送我一些药，可以让我不会踏上号码不对的巴士。甚至我可能会有点傻福，借得一些有用的道具。好像帮我选择一道合适的午餐／晚餐。对了，更重要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让人忽然学会煮菜的道具？

不行！一切只有靠自己解决！小叮当无情的粉碎我美好的幻想。

下次真的有机会见到小叮当，我会叫一百次老鼠。

我又爬上姻缘石。发呆。

如果我走路出去，也许在第一道分歧路时就选错了方向。那么接下来的分歧路要怎样决定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我当然记得路在口边，但是要不要采信他人的指示／劝告本身就是一道不容易做对的选择題。

而假使我等待，一切交由时间与命运处理；这看来有点消极。不过我才不在意消不消极。我担心的是到头来必须躺

在姻缘石上发梦。

结果，我真的非常忧愁了。

记忆中曾经与友人下过一盘象棋。直到我那位不修边幅的朋友对我喊了一声「将军」，我才惊觉自己正徘徊在悬崖边。我的主帅不能往右移；对方一招马后炮将置我于死地。移左，对方一匹马正在长嘶并人立而起。上相招架，对方则可将军抽车，大伤我元气。

那时我抬头望着友人，然后开始像现在这么忧愁了。

据说象棋是韩信发明的。韩信的结果是飞鸟尽，良弓藏。当初他弃项羽投刘邦，这个选择是对是错，也实在难以定论。枉他用兵如神，料敌在先，也无法推测自己遥远的未来。

我脑海里想着这些，随意走了一着。最后那盘棋打和了。

唉，有什么能够给我明确的启示。

四周有点昏暗了。但见不到缤纷多彩的云霞。

最后最后我看到远方两页翻摆微微波动。欢呼一声，我离开姻缘石走向你们。忽然有点惆怅。



李益进 简介

1980 年出生，壹大华人。

1. 好，我告诉你。
2. 我像小学一样给老师通著写我的自述。
3. 我对文字终生无悔。
4. 我喜欢人家喜欢我多过喜欢我的文字咧。
5. 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自己是不一样的。
6. 我有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7. 我存在，我的文字就在。

搁浅鲸诗



搁浅鲸诗第一尾：

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廿日出版的杂志开始

停电时候地板上的灰尘全部浮开空气之中
阳光透射下我认识清楚了灰尘的结构与其独特色泽
我低头腼腆地笑
窥视其秘密后竟不太好意思直视灰尘
我假假地翻动一九八九年五月廿日出版的杂志
年月的交替令我不知所措
我回溯八九年的五月廿号
跑进厨房倒开水时让灰尘沾了一身
杂志上的灰尘囤积厚度相等于光阴的流去
没有风吹的中午
温度提升流出的汗水冲掉了含腐蚀成分的灰尘
于是准备把杂志寄给他
让他在繁忙马路边耸立大厦上的一间冷气办公室里帮我想想
灰尘究竟是让记忆尘封
还是助人回溯？

搁浅鲸诗第二尾：冷却为其最终日地
火红的太阳企图焚烧缠绕不去的情感
连同尘埃一同烟灭成灰烬
满天飞散的竟是不忍的泪水
正电与负电交织出泪水中的一盏聚光灯了
闪烁
淡去
其最终日地是冷却

搁浅鲸诗第三尾：仪式

我自时间隙缝中用十指挖掘出仅存的一些抽象物体
滴了一夜湿黏的液体
散冒出的冰凉烟雾后紧接而出的一朵冰封玫瑰
把记忆中的玫瑰重新定位
重新反覆思索时间与生命的正面关系与负面影响
宛如宗教仪式的慑人磅礴鼓声自耳际响起
玫瑰炽热燃起的火种放肆地张牙舞爪
烟雾冉冉升空如一抹迷路的魂
把生命压缩来支承转动时间轴轮的器具
把玫瑰狠狠碾碎
滴出一滴残余的湿黏液体

搁浅鲸诗第四尾：出纳爱情

我站立在银行外落地玻璃窗边的自动出纳机旁
等待它自动拨出美丽的爱情于我
蓦地听见出纳机内传出类似钢琴弹奏的乐声
窜入耳际
悲凉肃穆自心中形成一种惘然的回声
惊心恐惧地跨过栏杆
准备横越象征爱情的马路
烈日下令人目眩的阳光使思绪急速运转
路灯壮严地亮起 哀悼
以为安全了的斑马线上横卧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没有正确的交通标志
毫无交通法规
爱情下丧命的魂或许没那么轻易放弃
翌日
开始：重新徘徊出纳机



搁浅鲸诗第五尾：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在杨叶亲吻大地的同时理解了月亮旁总会有云朵守候的原因
寂寞公路上终于有奔驰寻找的车子行踪
允允诺诺地让浮躁化成急欲渲泄的线条随心所欲
树影在苍白的脸孔上层层叠叠企图赋予生命
在海上遇上风浪的舰艇已然学会宽容

实线与虚线平行是忠实稳扎的伙伴
有关无关总默默交替循其道理进行
结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小表妹两个多月没上学了。没问出她坚拒上学的原因，个子小小的她只默默地流泪。那天早上好不容易说服了她穿上湛蓝的校服，让我载她去上学。她穿着及膝的校服，苍白饥瘦的脸孔有潮湿的双眼。

稳实的星期天早晨并没让她卸下心中心中那么恐惧。极力抗拒从电单车上下来。校长看见她终于来到学校，拼命使劲儿地想把她从电单车上扯抱下来。表妹拼命地挣扎喊叫，泪水涌出。小同学们全围着我的电单车四周围。

结果那一天我把表妹送了回家，自己也迟到了。

心里想着她坚决不肯上学的原因。种种的假设都让我感觉悲哀，或许，学校真的是一座巩固的心灵监狱了。让弱小易碎的心灵给绞得死死的。

万劫不复。

只是心情



重拾画笔学绘画了。

每星期我都十分努力地在小小的画室里给自己制造更大的发挥空间。星期六清涼的午后，总是写意地背着装满画具的背囊爬斜斜的楼梯去编织自己光暗的线条。

那一次无意中发觉楼梯的角落结了一片蜘蛛网。感觉自己像个拓荒人，拔掉蜘蛛网，冒险拾级而上，寻找。

荒废已久的美术在我脑中重新吐丝结网。心中希望这一切不会让自己伸手拔掉。

我亮灯睡觉的。没有亮亮的灯光会让我生惧，黑暗更是一种恹吓。

没有电流的夜里，心里总是空空洞洞地被黑暗与恐惧占据。

蜷缩在床的角落，用几乎想哭的空洞眼神征征地望着窗

外的月亮，洒泻下漫漫的光。渴望将它摘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停电的夜晚，多么渴望有个温暖可靠的怀抱。给我驱逐无光情况而产生的悬空感觉。一颦无垠的不踏实。

用手掌去接了凉烫的烛泪。疼痛的感觉能暂时驱逐不安。只是，烛泪在掌心中冷却凝固了以后变得不太可靠。最终，还是渴望一双能给我藉慰的手。

补习回家时总要走一段颇长的路才能到家门口。那一阵子，小镇里的居民全都谈论着罕见的海博慧星。

驾着电单车走在铺满碎石的路上，我抬头企图寻找海博慧星的影迹。只是，满天的星星扰乱了我的视线。

那一天，我并没看见慧星。

或许，慧星只是短暂的绚烂。

然而，星星却是最美丽的始终。

烂诗

I. 冰冷的镜中囤积无以计算的情感。

重重地扔在地上撒散出零零碎碎的破裂情感。
如狂兽的咆哮。
散碎的玻璃卧在原上反射无法使其温暖的光。
聚集于原中渐渐化为溪流。
长长的聚泪镜，
水波荡漾出闪烁的泪光。



II. 某个村庄里的一双木屐。

喜好暴露行踪。
身高几公分，略胖。
它说那叫爱的宣言。
陪着朴实的女人走完破烂的路。
关怀与爱总会有的。
像是从来不曾察觉。
悲泣而流的泪，



它只能不语凝望祈祷。

某个村庄里的某双木屐陪某个女人走了整个人生。

Ⅲ.她说我俩之间有道彩虹

清晰地搭在两个人之间

时间一久，没有了泪水和阳光的作用，

彩虹慢慢褪隐而去。

她点点头，转过身，走了。

太过灿烂的色彩斑斓，真的不适合我。

太多跳跃不定的心，

是无法捉摸的。

撒哈拉鲸鱼的沙漠

I

请不要以为蓝色就是浪漫的象征了
难道你不知道当爵士乐悠扬响起时
蓝色是用来恫吓人的吗？
我被蓝色擗掬着我的胆小
回声窜入我的听觉器官
恫吓、恫吓
我变成一种蓝色光体
依附爵士乐悠悠响起
随后跟着空气慢慢消失、蒸发……
无·影·无·踪



II

我打翻了一瓶驱风油
真不可思议呵
隔夜在我打翻驱风油的杉树林间
长出爬满寄生植物的老树

奇怪竟然没有了风
爱上风的杉树顿时枯萎
苦苦思索风的温柔
双眼让驱风油刺激出许多泪水
杉树林间下了场雨
林边流出一条装满风的溪流
杉树远远遥望、凝望
只能不语

I

阳光透过了碎花窗帘
我不敢直视
桌上的地图有绿色褐色
还有钟爱的蓝
一尾座头鲸游进了南中国海
徘徊处于赤道的海洋
染了一身赤红
都是太阳害的
我不敢直视



IV

荡漾着一个春季的美丽
惊觉湖水骗了我整个春季
我看见叶子滑了下来

滑落过春风轻拂的树梢
孩子怔怔望着
准备摧毁一湖水的美丽
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步一步地
占据仿若一潮水的脸孔

V

堤上留下了一对走了好长一段路的皮鞋
一点点残存的生存气息
苟且偷生
海里露出一股深邃的湛蓝
海鸥掠过
细碎的沙里埋了一世纪的美丽
让咸咸的海水腐蚀



赵少杰 简介

1976 年生于横城州大山脚镇，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毕业，
后在意大利攻读意大利文；
现任「魔鬼俱乐部」诗杂志总编辑。

作品尚未结集。



散步

父亲在工作疲累的午后里散步

走过一片干枯的草地

天空

像是满怀心事的母亲

郁郁垂下沉重的云

父亲掏出烟筒

吐出一层层的梦想

我像是风那样的吹

亲切的细语

在父亲的耳旁

环绕不止

像是深不可测的幽壑

我们打翻一整坛的泪水坛

眼泪粘湿了遥远祖母的枕边

惊醒摇篮里童年的父亲

这是一张宁静的泛黄照片

穴放在父亲探索的口袋里



父亲频频回头
经过一棵大树

我和父亲来到安静的河边
陪他渡上晚年
偶而跑过一只狗
小女孩忙着追逐红色的小皮球
父亲就这么越过
他前半生的包袱
许多风风雨雨
许多泪
许多欢笑
许许多多转折失落的炽热
他，不禁长长
一叹
叹息很长
拖着一生的精力于青春
在空气中嗡嗡回响
荡漾
一池的活水
我安坐在父亲身旁
带着我的儿子
走旧时的路

我们崭新的步伐
随着节奏起舞



在日落的方向
 我记起父亲曾说过类似的话
 我再次对我儿子说明
 然后
 翻开衣袋
 取出烟筒
 长长地吐出一口
 希望。



我记起父亲曾说过类似的话
 我再次对我儿子说明

然后

翻开衣袋

取出烟筒

长长地吐出一口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希望。

雨天

今雨

我不再拥有该往来的

三角尺 螺丝钉

我为母亲钉一个大橱柜

以收藏雨天

我不喜欢雨天。

来到芦苇的挽旁

远远踏着歌女人

是谁？

岁月

低鸣的笛

石砾

幻觉

她抽起被改造了的命运

洗涤长长的窗帘布

那她时常掀起的窗帘

右角有被撕裂的



雨夜归来时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星光点点繁星点点繁星点点

线与帛

母亲有这癖

我们都有的洗薄的卫生衣

浸潮在漂白水的短袜

越洗越白

越洗越白

一如记忆

每一次听到的都是

单调重复的女声独唱

蝴蝶夫人

我的生命该有的光

掉落

我突然想起母亲的围巾

交错密布的衔接

一代代陷井的疏漏

纷乱是遗传分子的错

煮饭给母亲

我在对面的交通灯

撑着伞

用力摇动我的炽热

我会回家吃饭

我会是母亲最疼爱的

儿子。



问路

我走在冷漠的街上 遇见一位纯真的女孩 她问我
爱情的路该怎么走 我举起手 指出了方向 说
你一直往这条小路走 一路上有锐利的石砾 转折时
总有困难的大树遮挡前方 到了年华的小桥 不要
回头 千万不要回头 你会越过很多的山头 包括
悲痛 滴血的误会 冷言 寂寞 荒凉 不公平
压抑 走过了就不要后悔 把镜子留下 把你的心
带走 记得 千万不要回头 她谢过我匆忙的离去

忘了告诉她我是迷路的旅人。

卷四



阳春面 S.J

我们瓜分一碗阳春面
不单只是朋友交情的依偎
我想今日的君子很少
淡如水

那天哭丧透窗对面的老邻居
父亲一直埋怨砖块少了
我仿佛失忆许久
而重获自由
没认出身旁逐渐长大且臃肿的 S·J
他的确变了
像葱油饼般变焦
难以想像旧时的阳春面
他凶暴爱笑的姐姐

爸说他爸跟他妈离婚了
S.J 跟他爸
他姐跟他妈
像一块蛋糕切分了
左边的奶油不多不少



右边的樱桃也不多不少
如天定下来那样公平公道

我问他回新加坡看他母亲吗？

他说怕

从未感觉到惊人恐惧

何处涌起的河流

母亲只是遥远骄傲的彼岸

凉了 S.J

过去阳春面的味道

遗忘在没有预知的调味瓶里

我们都不想

只是匆匆撒下盐 味精

以及时间



归家

写给未来
亲爱的爸爸
我回来了
像往日一样
脱鞋 脱袜子
然后把一身的尘埃
交给门外



爸，我回来了

畅开你的手臂吧
把我拥在你的怀里

欢迎我回来
抚摸亲吻着我的头发
一头廉价洗发精的味道
跟往日一样

母亲·她好吗

近來沒接到抱怨了

夫妻終究是夫妻

相處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家印

连燕玲 简介

籍贯·福建（龙岩）

出生日期·22-02-1974

出生地·连城

投稿版位·光华（年轻人与周末）、（学风）、光明、南洋。

工作·会计书记



一片海棠

我说：「这是一片海棠，送给你。」

在漫漫的日子里，携手共渡。好像是因为这个样子于是就形影不离的。可是是不是有一天曲终人散之际，我们都要为彼此的心情装上风弹玻璃，只是偶尔探出头来的时候才打一打开心扉。

我在想，须不须要在如此湛蓝夺目的岁月中，牵强的为彼此的日子增填一丝丝缝隙似的空间。就用忙碌渗透藉口，见面的日子少了聊天的时间短了，久而久之那种如藤蔓攀附大树的依靠便会枯萎而跌入泥中，化尘。

总是很难过似的，当一些问题如秋天的落叶不停又不停的飞落，在长长的悲凉里久久不散。总是很难过——很难过的，过完一季又一季。等待都老去了，答案在问题被忘记的刹那等待就老去了。而我们都躲在那个长长的追忆里，绘下一片片的形状，可是该寄去那里呢？我用黑色的笔写了封

信，信封都漂白过了，可是该寄去哪里呢？

我想送你一片海棠，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愿望了。我不知道海棠长得怎么样，海棠是离我好远的故事了。可是我愿意送你如海棠一样的古老。

日子的齿轮匆匆的在转，我们是在微笑与哭泣间长大变老。心常常是抽疼的吧，在许许多多的刻意与不经意间，心像海棠干枯了原汁并且脆弱而不堪一击了。好像随时一亮起火柴便会毁灭似的。悉悉嗦嗦的在响。

而这一切大家都假装装得很混淆不懂。而其实我们是很清楚明白的。就像我们明白失眠的次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是日复一日，镜镜自照时才发觉容颜是如此憔悴不堪了。无神的眸子与隐藏的心事一样的黯淡无光。然后才彼此怀疑起来，是不是在寂静得只有血流的声音中，我们都在等待一幕——枯落？

在时间的溪流里，我们都努力的在找寻时间川流的起点，在奋力的争求自由而不让自己随意漂泊。而有些怨言在掀起小花的岸边让我窃见。我们都无言了，无言的在浪花拍击岸弯的地方拭干了泪。

而我愿意用心编织一片海棠送你。好像是没有什么原因的。一片海棠的价钱就等于一块石一枝笔，有时候是无价的。而送你的那分心也是无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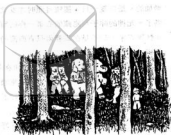
日子漫漫，而我们真正拥有的又实在太短。在日升日落间，多少个潮起潮落在流失？在潮起潮落间又有多少个浪花在游走？

于是，在这么一刻，当我们还能够触碰彼此温热的手，当我们还可以读懂彼此温热的心，就留下一分谅解吧。

谅解在海棠的心中，而海棠在我的心里。

你知道，许许多多的尘烟往事遗漏的纯真在这一刻也不过如此，淡泊得近乎悲凉呵。而我愿意以最真的心态遗落一分古老。

在我步过的甬声里，化烟化尘。



信仰 15℃ 的天气



后来我们真的分手了。因为大家都转换了方向。虽然有点悲哀，但是总是好的。长痛不如短痛，何况当有些感情感染了细菌就必须小心处理。比如说：长痛不如短痛。

然后就像割除了颗肉瘤一样的切除，并且会留下一条虫样的疤，爬在心口附近。不痛不痒。于是我们真的分手了。没有电影情节的画面。当然也没有倒泻一地的红酒和扔碎的精致玻璃高跟酒杯。或者染了血红的碎片。

像一场戏的结束一样的在结束一些腐朽的故事。有时候当一个平淡的故事也腐朽得如此的令人难受，结束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决定。

后来我走了。

之前没有什么为眼泪饯行的送别仪式。因为有时候一些多余的总可以随意删割。像切除一颗肉瘤。

走以前我收拾了一箱子的故事。然后用微黄色的麻绳打了个结，贴上字条及批上小心轻放的字样。搁在阳光照射不进的阴暗角落，封锁。我以为一年以后必结上层层蜘蛛网，然后也许十年廿年以后，那便是老鼠的窝了。

后来我走了。

走到脱离尘事以外的空间。当然走前我把一切都留下，留在一所古旧的住屋里。比如纸和笔及一些亮丽的衣物。昂贵的饰物以及心爱的茶壶等。我想，尘事以外的地方一定容纳不了如此繁多琐碎的尘物。我只带走了少许的路费及心口上那条虫样的疤。

两天以后，我在十五度的清晨苏醒。并且发觉十五度的空气原来比一首诗还美丽。就是这么样，我开始在十五度的空间度过生活。总觉得那条虫样的疤会在如此的气温下结上一层薄冰，然后也许就看不见了。

我开始信仰十五度的天气。

一个连阳光也冷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烦恼的。

我开始信仰十五度的天气。

× × ×

我在 27 度的空间，生存得写意。虽然是忙碌纠缠着空间，但是在暖洋洋的阳光下，清清楚楚的倒是自己的黑影。而日子的发条却是不曾停息。

在 27 度的柏油路上追赶巴士，赶上了总是为一天喜悦，就是赶不上也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巴士总会在十五

分钟以内一辆接着一辆来。并且在载满乘客的巴士车上，寂寞与否有时候也成了不甚重要的问题了。

在 27 度的太阳底下泡茶坊。茶都热得在冒汗呢，后来泡茶便成了了一种寄望。在回家的途中偶尔会从里边溜了一圈之后才拎着一副疲惫的皮囊回程。并且为一些微妙的喜悦而喜悦。皮囊总是静静的，悠悠然。

在一个 27 度的午后，拖着一缕白纱漫步在心爱的草原上。草原青青而心境凉凉。也许是和风轻拂吧！后来风不小心将白纱织成梦样的诱惑。冉冉而升。

而这时候 27 度对我还是合适的。只是有时候会眼花花的，认不清方向。可是这也不是什么天不了的问题。在大热的白天，我总是躺在有温度调节的空间，重复相同的忙碌。在微热的黄昏，挤在熙攘的人群里，因为平凡庸碌，所以甘于 27 度。

后来生活有了点变化，加插了一些人物及一些蛮美丽的画面。

这时候的忙碌无疑的减少了。并且拥有看星的机会。偶尔会拖着同伴哗啦啦的乘渡轮过海。渡轮一直有我最爱的味道，咸咸的加凉凉海风。可是在岸的尽头却必须归队，上岸。

我们重复这种游戏。而游戏总是有疲惫的一天。那时候我就必须放弃 27 而选择别的。比如说 15 度的冰冷。

× × ×

因此我们分手了，因为大家都转换了方向，不小心同乘

上一艘渡轮的时候距离便已慢慢形成。于是虽然有点悲哀，但总是难免的。

后来我走了。

15度的空间总会让感情不容易苏醒。那么冰冷的阳光，总是好的。

于是我开始信仰十五度的空气。

之前我并不很清楚是不是会长久的离开。后来当我在15度的空间，开始觉得心口的撕裂渐渐减少。并且有点清晰的思绪，我便决定存一笔少少的钱换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

而我一直信仰15度的天气。

正如我信仰你。



木棉·秋千·祖母



在这么一个吹起北风的季节，木棉一颗颗青嫩着表皮，就垂挂在枝桠上。远远望去，像是孩子攀附着母亲紧紧不放，依恋着枝桠的温暖。再过一些日子木棉的壳就会转成褐色，当褐色的表皮爆开出白皙的棉，木棉就会一颗颗掉落。就这么样，过了一年。

× × ×

今年，我家附近的木棉树又长出了许多青绿色的木棉。

× × ×

屋子外面摆着一个大大的秋千，从秋千这个方向，看木棉最美。

这个秋千是我最小的叔叔购买回来孝敬祖母的。祖母喜欢荡秋千。在清晨在黄昏，在清朗凉爽的夜晚，就是在这个位置，祖母铺好一块布盖覆着秋千冰冷的铁条，说这样子坐着才温暖。早晨就看木棉，黄昏就看落日，夜晚就看星月。无星无月的黑夜，有时候祖母自己一个人，就在这个位置上享受习习凉风。



今年，我家附近的木棉树又长出了许多青绿色的木棉。可是——祖母已经不在。



我家屋子外面摆着一个大大的秋千。
秋千——有祖母的影子。



我小时候常常哭泣，是一个难养的孩子，由呱呱堕地的一刻，除了睡眠的时间，我一醒着便哇哇哭泣。哭得屋子里的人心烦意燥，哭得母亲手足失措。那个时候是祖母在摇篮底下细心照料，我醒了她就抱着我哄着我由屋前走到屋后兜。

我不曾停息的哭泣。

后来祖母很担心，总是带着我四处拜神问卦，在我出世

的第四个月，传言是因为祖母将我过契给观音娘娘，才停止了号哭。

我是个难养的孩子。

在我懂事以来，每每想起小时候祖母带着我四处劳碌奔波，求神拜佛，每每想起母亲因为我的「哭泣」而受到的委屈与无奈，我总是感觉很抱歉很难过。对于这两个扶持我成长的亲人，常常——我总是很负疚。

× × ×

三年前祖母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报告出来证实是肺癌，花了一万元马币，祖母割除了三分之一的肺部，手术很成功，可是祖母拒绝接受进一步的电疗。

手术过后的祖母，背部有一道深深长长的伤疤。并且健康已不如前了。因此原本胖胖的体型不消一年便瘦如枯枝的，判若两人。

今年八月，祖母因癌症复发病逝。

× × ×

我家附近的木棉树长出了许多青绿色的木棉，在祖母常坐着的秋千上看木棉最美。

每年北风吹起，木棉会开满嫣红的花，在木棉花掉落之后，新的一年便要来了。

今年，木棉的花开过了，结出一颗颗青绿色的果，而祖母，却赶不及赴这一场花约。



孙德俊 简介

孙德俊，一九七三年生。

毕业于美国乔治亚洲大学大众传播系。

一九九六年回国后即从事网际网络研发工作。

诗观：

如一头蚂蚁，石头之于我即是一座山，露水之于我即是湖泊，
而诗——即是宇宙。

诗 5 首

逃兵

忍受着记忆的阵痛我俯身走过你的城墙

梦

在废墟的心脏中发现残堡的希望

蚂蚁

沿着杯缘的永无止境寻觅你吻过的路线

森林

惊见猎人的枪眼里装备着无数颗泪滴

井

一辈子刺向天空探问无底的气候



下午的最后一片草坪

割草的时候
想起曾经营养你
在草原的最深处

下午的阳光温暖
并且亘常
带点爱
意（仿如站在太阳的心脏）



「最后一片草坪……」
离开以前，你留下的一辈子
疑问（相对于我）

总在割草的时候
重复修剪
你绿色渐褪的暗
示

许愿井

关于草原上的那口井是如何形成没有人能从斑驳的构图暗绿的苔藓度量知了的岁月根据一头羊（无关残暴）的报导：那一夜，一群人为了解议星期日下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烧烤会。有些人腋下紧夹着一把大黑伞；有些人脸上悬挂着暧昧的泪；有些人的静默是天边最远的一颗星。他们像找不着岸搁浅的鲸鱼一样悲哀不知道有流星低矮且迅速的滑落无声躲过他们来不及合什祈愿的手势向着草原的方向哲学的坠下



童话世界

1 白雪公主

至于说是不是预知白马的到来
我不愿置喙

继续缝补七个小矮人
高个子的梦
——在皇后化妆以后敲门以前

萍果的预言：
「无论生死，总是……」

2 丑小鸭

上帝的错。

为了取悦美丽的孩童
制造了童话；

至少，对
鸭而言：
「我在经过河岸的时候，
向镜子许下
鸡的喜剧。」

3 鲁宾逊漂流记

海水飘来一瓶消息：
「岛上，流传着一个谎言：
星期五只有一个。」

信的署名：十三号



4 小红帽

为什么是红色
为什么是森林
为什么是狼

我提着一篮子问号回家

猎人的正义
无人质疑
？

5 绿野仙踪

侯青 01

如果是梦

陈郁彬 01

请把正义的朋友带回家

陈郁彬 01

请张挂绿野于窗

陈郁彬 01

请还原脚步

陈郁彬 01

为人烟

陈郁彬 01

陈郁彬 01

6 青蛙王子

陈郁彬 01

施魔法的人

谁说是巫婆

陈郁彬 01

许是昨夜打翻的梦吃

陈郁彬 01

泄露了对天鹅的爱意

陈郁彬 01



惨遭天谴

陈郁彬 01

陈郁彬 01

陈郁彬 01

7 三只小猪

狼逃逸的时候不小心

陈郁彬 01

落了勤劳的笑声

· 三只小猪的故事，是童话故事中最经典的一个，也是最让人难忘的。

梦里重覆重覆

陈郁彬 01

8 青島

誰要帶我

去尋找

青島

？

听说·她

頂天时足以立地

「真的关乎爱情？」

9 賣火柴的小女孩

一根火柴的光熱

恒溫尸体

直到——全世界的孩童

在第一顆眼淚中

醒来

10 灰姑娘

至于说白雪公主是不是我的母亲·父亲是不是星期五·
我不愿置评。

「童话自有章程……，没有谎言的童真。」大人们用童心如是耕耘整个远方的面积。

河边的丑小鸭望着树上的青鸟时，井里的青蛙如何的打鼓，都看不见啊看不见小红帽的美丽；桃乐蒂在树与树之间垂吊着一个半透明的梦（梦见火柴的感动）后，三只小猪和鲁宾逊是吃不着南瓜熟透后的金黄色。

最重要的南瓜车，竟然迟到。

我没有不守诺言，作为童话的忠实读者。

即使，结局已经预设。

「从此以后……」

但是啊但是，现实的脚板呀总穿不上孩子们最后的玻璃梦。



钢索终端

回来的时候

一些什么已呈碎裂状态

哭笑不明地咧嘴

调侃过时的挂钟

玩笑在黑暗中

险戴天使面具

光明地飞翔

许多改变在空气里

一秒秒累积

今年的尘埃

想念去年的某一片砖瓦

离开云有一段距离

隐约传来脚步声

永恒的静默（一个朝拜者）

极度均衡地踏上绳索

寻找台下的一双眼睛

所有的营帐、布幕与道具箱

兀忽（无法从时间）撤离而去

在 $1 / 31536000$ 秒之间



良人

良人良人

良人良人

良人良人

良人良人

良人良人 良人良人

小序：一名叫伊玛的波斯尼亚小女孩被塞尔维亚炮弹炸伤，甚至连肚皮也被炸破；她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星期，无人理会。英国决定伸出援手，特别派出一架飞机将这名小女孩空运到伦敦接受治疗。



沉睡在有你的意象
复习一首首旧情诗
在隐藏的日子
爱情对她

架构冰冷的钢质扶梯

忙碌的眼睛闪烁红灯

推搡远方的战事

许你不知有没有人出征

共产势落，民主朦朦

回忆仅剩良人

百货市场里犹豫折扣

缓慢嚼吃汉堡包

公共巴士拥挤许多站立的搭客

我俯身低语对你
遗憾没有永恒的刹那
尼采在历史中重复疯狂吗

“No Where to run”

你问我谁是尼采

我一点标榜的意思都没有

“Now here to run”

离开意识很远的地方

一切尽在际遇跌荡之间

“在隐蔽的日子里

我多麽希冀距离与时间

错误地交错

闪现、发生、顺便涂鸦历史。”

经济的烟花缭绕

他说和幻像无关

一个年份永恒地横在未来的屋檐下

仿效耶苏背上的十字架

重复烟雾的宏愿沉重的主题

“别在黑暗中解决问题……”

他在中场时离开电影院

第一个恐龙噬人的镜头

吓哭五岁孩童

没有事物是老少咸宜的

聪明如你

请撰择一个绝对的焦点

千万要向情人负责



(避免负债)

在飞往异乡的机舱

醒在没有你的意象里

写在一首记忆良人的诗

在飞往意象的梦里

发现落了亲爱的凉鞋

那双触及记忆中柔软胶片的脚步声

在家

“远方牧童的梦中只有草原。”

机师温柔地虚拟报告：

请放心入梦，至少

女童的肚皮

比天使的翅膀脆弱

比蜻蜓的薄翼坚实

在天使与蜻蜓之间

一个呼吸比一首歌更形珍贵



孙松荣（阿艾）简介

1976 年生

现就读台湾私立辅仁大学

影像传播系

曾获第九届大马杯台文学奖

新诗佳作奖（1996）

诗观：「文字被限纯粹」



树

他们喜欢阅读那幅画
逢雨季，像
现在一
样

「可以阴霾的，雨是其次
梳理头发的姿势就是
伞，还有
亲吻她的天空
如故」

以恬淡速度行进
因为，幸福
就像
树



犀牛和我的梦

1

我梦见犀牛的影子映照在灰红色的堵墙上

「尖锐挺拔的独角随
头颅款摆挪移，浮
现男人背脊的吊诡」

像一座消失的沙漠
发现消失着的自己

像一应消失着的沙漠



2

(深思熟虑)

游离虚无

虚无是我生命的全部

详视你眼睛的细节

如虚设的符号

灰红色的记忆

「若果你是最完美的迷宫
我必是你支离破碎的梦」

3

地平线浮现一幢弧形的迷宫内部

「望着他，形如背脊的
沙漠，冰寒刺骨的旋风
降落地
虚设的双眼」

(介于文明与废墟)
完整意识的契合
(寻获一座消失的……)



4

(眷恋你)
如同守护一千只发光的精灵
幽微的光
从梦的尽头出发

「让梦逃离，」
「不要太相信梦，一切最温柔的，只

不过是象征的预设。」你持续地念
「让梦逃离？」「但……」
「在幻想的迷宫里，梦是信仰的图腾。而
你，却已经是我第一千零一只发光的
精灵了。」

5

(重复你)

当我
只是一只擅于幻想的犀牛

6

楔形镜里描绘一个男人的裸裎
「完事以后，站
在她双腿之间，脱卸他尖锐的
嘴唇，更换猩红的乳头
一套显得粗糙
难以抵抗温柔的
皮肤

最后是一张犀牛面具。」



7

在梦的边缘

修砌最后的一堵墙

在条理与情绪间

（相对于生命）你始终只画着虚线

8

我在一片颓圮的灰红色砖瓦前面临死亡的质疑

如同持续一张不断在梦里剥落颓败的犀牛面具



记忆在黑暗中构筑废墟

环伺整片盆地

伫立在这城最心脏位置

深深入恒严寒冷冽的季节

鸟瞰图标示前方巷弄里凝聚不散的浓雾

隐晦的符码

斜倚靠垫。歪斜的脸

在寒气的吐露里吸现

紫色嘴唇诘问这城的存在真相

「这不过是座腐朽的远景」

凝视着大厦虎视阴影的迫伸扩张

仅剩陆续崩颓的记忆

「交缠萦绕的雾中风景，恰恰

仿若你难以企及的记忆之躯」

仅剩陆续崩颓的记忆之躯

黑暗中的辗转难眠

龟裂着丰盈裸露的眼球

窥视·自己

人自站立在亚热带
栅栏式窗口前
静默揣测
印象中赤道线
贯穿的南方屋宇
「黑暗不断欺身而上
如坚挺的猩红色乳头
横躺在崩圯的记忆之躯」

想像弟弟招唤的手
消失在公车嚣尘的长巷里
黑猫的脸时而穿梭
以闪烁的瞳孔注视
哀婉润湿的眼角
模糊了衰老的身影



「……」
在电梯上升的瞬间哽咽泪盈眶
「……死亡的记忆继续繁衍……」
（帽缘纸垂）俯视雾中意象坚持一种
以撑伞的姿势
抵抗亿滴
下
降
的
眼

泪

记忆在飘摇的风雨中孤疑而纷乱
一束束气球复制着意识不明的脸
悬浮在晦暗的城市上空
一再陷落

「寒流持续笼罩整片盆地
少量但生命顽强的雨水，将
沉沦着这城的身世
倾斜着记忆之躯……」

一双伤心而飞窜的眼睛
一只忍受潮湿孤单的影子
在十字路口
游移·迷
惘

（背对者）扭曲的隙缝相繼扩大对阴霾的殖民崩颓的记忆在
大厦玻璃表层重叠着虚拟的影像：废墟旁一颗滴着鲜血的头
颅面对黑暗诉说「记忆载体的隔绝可导致生命实体意义的消
失……」

秘密失踪

(一孤寂废置建筑物内一
房间内一堵墙内两条貌似
似血管流动的平行纹
理开始随着夏日升
温而交纵牵绊加
速迸裂……)



夏日公园连座椅子拥挤着同姓恋人
摆动脚趾双双轻声阅读童话扉页：
「流质的眼在水洼仰望，一颗在夜空发光的星」
满腹怀疑但停止擦拭与现实相悖的梦幻情境
他们幸福地彼此贴身偷窥
伪装高潮换取刺耳喘息声
依循着灰蒙蒙的街道相互追逐
浓烈陌生的体香由于风的缘故
穿越窗纱缓吸入体内撩拨雌性动物性欲
逆着蓝光。

视象浮潜在深邃似海的房



间，抚摸耳垂；温柔如你如母亲紫色的子宫

花边裙独自摇曳叹息

衣架悬挂着你纤细的指

纹。「交媾，那掺了紫色的字。」

仅剩香水唇膏手提袋，最后的

爱情不知所踪

储藏室暗处一节坠落的耳环呢喃：「爱无需复述……」

双掌合十聚合微弱的光重读濡湿的照片

玫瑰与风筝相割的影像恒常温煦不变

馨逸的花香早已化成屋顶上拉奏伤心的天使

电线杆周围尽是花瓣散乱随风凋零枯萎

街口转弯处踌躇一只凉鞋蹒跚的光若隐若现
指示南瓜车载离的方向

失神仿佛放走手中那端紧握的风筝线头
错身而过的人午夜以前已经离开
相片未乾；肿胀的胸腹仍化着难以遗忘的脓
泪是一柄无法进行分解剖析的刀

坚信连体要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住址，除了
手腕；那脆弱嗜血的位置

「你昨夜的信熨
热，如吻……」

决定一封无法寄出的信书写想像的内容
「……亲吻，是最离题的仪式。」

没有人发现你在我梦里逃逸

（五根手指

蜿蜒着鲜红色的律动
逆着蓝光。

一个手掌

变成了紫色幽灵）



阿推 (李平合) 简介

一九七三年出生，江城人，曾任《椰子屋》编辑和发行。



数十片草原的距离



重覆听见一首歌结束，然后开始。有一些零碎的狗声，在深夜向着寂寞的街道。从一个凌乱的梦中醒来，没有挪动身体，眼睛仍紧闭着。维持意识苏醒那一刻的姿态。我仔细的观察意识，如何像一条街的路灯慢慢熄灭，当接近早晨。隔着一片草原的距离，缓慢的，释放了一个人的容颜。我迅速的捕捉、猜测，及时的记起。我看不见他，但我知道曾经他亲密的存在过。我们生活在遥远的地方，午夜时候走在空旷的途中，抬头望向微缺的月亮。同样一颗月亮在你的窗旁，在一望无际的园丘上。常常这样，我觉得愉快，仿佛那是在你的身边。以前，你还在的时候，每天黎明前总会醒来，藉着柔和的月色，看见你微屈着身，左手藏在耳后。像小巧温暖的小枕。我移动肩膀，感觉黎明的气息与你的发香，渐渐入眠。我已经可以想像，在午夜时候，谁是被意识从远处故意释放的。……就像以前一样，每个早晨发现你就在厨房

内为我料理早餐。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从我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散离，余下一片荒废的草原，像游牧民族领着羊儿越过了山头，寻找另一新的草原去了。我怎么能忘记过去的美好呢。今晚，我与我自已，态度平静的想念你。你极度真实的出现在我的心中，像以前一样的抚触脸颊，拒绝所有热烈的讨论，为我把衣服整理妥当。把我完完全全的拉入美好的过去。

可是所有的亲密都已经过去了。……坐在客厅靠窗的位置，喝着白开水，视线摇晃着。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窗帘都拉开了，躺在以前与你说话的位置，望向敞开的窗。

以前，在暮色中有一群燕子看见你还在我的身旁，透过稀薄的玻璃窗……



《那时你我》

「没有……」

我突然疲倦对你 你打电话来

欲证实一些关于明天的事

对于所有的付出我认为是沉睡的河头

我无意重复诉说对你 你说是吗

「没有爱」

「我就走了，关上门」

天空苍蓝的一角移来片乌云

倾下阵阵细雨 送你游出河口

我自高山处跃下



《问号？》

临走前静悄悄的。我右手

转动着转油器「是第十八颗水滴」

那层层的风景悠悠叹息。

紫色电单车绿野的包袱在我肩中的朱古力

是第一次以奔离的云层暗暗思索

无法说很深沉 在弯曲的路

沉默。我把注视力置放在山端。

「弯弯的笑纹是一座山」
能不能说决定是正确的，嗯

《以为》

我揣想桌子上的杯子是一片深蓝。

一片海有一道彩虹从北方群岛
划起。

海潮是纷动的当移向南方，失去支撑
那彩虹坠落触着地面。

引起的反弹力把海洋
捣翻逐飞向青天。

我以为长空将因此而倾落阵雨。
片刻。

只听见雷声。和雨露坠地。



《诗的化石》

不写诗的生活
会诗化 若干年后
成为诗展的稀有

诗人死亡证明书
编号 15238

诗的化石 石中有一片叶子的
屋子
屋中有一片叶子的
灵魂



等待咒语解放我在另一种爱诗国度
诗人焦急烦躁的禁锢

《消失的颜色》

孩子 脱下袜子吧
和草亲密的玩耍
躺在草的身体上吧

嗅一股土香
看椰树也看交缠的藤
最好乘马航的飞机到
森林盘旋
也画起来吧 这片绿色

因为过了不久物尽利用主义的大剪刀
要在这片绿色剪掉大洞然后补上
一层波斯湾的油渍

孩子，不要这样看我 我只是一名
(太多藉口的) 政治家

《病》

有一种爱情 生病的爱情
在长和短的地平线
以一种坚持的飞翔姿态
和
一种稍微头疼的态度 生活
于是就在你我之间
生长了一种 思念的理由
一条条的思念的路
铺上山脚
我踩着陈旧的车子



为了 来送你一只病菌
这么样你可以生病那么我又
可以过看探访生病的你

「医生说是患了思念病-----阿推」

哎呀！我忘了和医生说。我是带菌者。



未敢的告白

午夜。我蹲在你家的后巷。后巷有一只老猫。老猫不安的走过我的身旁。肚子底下是一列松松垂下的乳房列车。我看见你的窗口的等待。一只老猫与一群老鼠在街尾作一次的侵略。清洁的雄猫牵着老鼠散步过。我看见猫瞳孔有一种危险的冲动。贪婪玩弄尖锐的爪，血液流着爱欲的一群青豹从眼眶最深的那座森林扑出。我却蹲着。脸前就是你的窗口。我想站起，托开那木质的窗。我迫切需要一股原始的欲望奔动。我蹲着呼求内心那炎炎滚热的火山，轰隆轰隆的疯狂泻下所有的爱情。让我可以不顾一切的呐喊我的爱。我又看见你的等待，在窗后。世俗呵，就让我惨烈嘶叫，如雨天的惊雷。老猫狠狠扑向雄猫。一种病快的欢乐，从扑向的那刻突然涌现。一种解放的自由，从狠狠的狂态就涌而出。那是一种狂恋。

我爱你。我真的不敢告诉你。我真正未有勇气告诉你。我真的说不出口。

我爱你。

(我看见窗的另边窗喜。)

交响乐器

我永远的聆听 晨早时候

你旋动着门匙

清脆的碰触声

我总是慢慢难过

你已经走过公寓

溶入恍惚的雨雾中

有一些声音仍留驻心里

有一些容颜渐渐淡离



《 (I) 喜天》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简介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一九七二年出生，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曾在《椰子星》发表作品。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 (S) 喜天》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石添和

《无言（1）》

一组琐碎的词汇四处窜走
它们在你的发茨间繁殖
在裙摆布置晕眩的梦
最后坐在瞳孔里
装出一副深思的样子

.....

而我竟来不及追踪零录
在命定的爱意里改写
它们的轨迹

.....



《无言（2）》

一觉醒来
星期六仓惶退走
偶然触及你尴尬的体温
像是多年前难解的谜底
：在时间的腹部荡千秋
你记得有人说起木马的笑话？
一些些浅浅的线索在记忆

里流着暗浊的光
蝴蝶和鞋 流亡和庞大
的热量的虚设关系
一如我们早早便了然于胸的谜题
：沈默的 除非时间

《怀良 X》

这些事和你无关
也许和我有点关系
但绝对和他无关
或者可能和大家也有关系
爱恋啊 我要向全世界澄清
是 X 人 不是 Y 人
这样一种亲切的歉意



《葬礼》

他们怕我于第三日复活
于是虔诚地大声颂赞
讴歌 在巨大的感动里
宣布： 默哀五秒

我安心死去因为发现他

们和我原来是一样的人

《错过》

我们在日渐颓败的高楼发现
彼此的名字感觉寂寞如雨盛开

《街头》

一位精灵问干燥的路人
搜集忧愁
「我很快乐」以甜蜜的语调
他对我说：「但为什么
他们不？」
我不忍心告诉他：「他们
都是精灵且汲汲于蒐集快乐」

《距离》

拥挤的人随意调节城里的
气温车在路上海鱼在深水发亮

〈期盼〉

床脚开了一朵蘑菇我们息
于睡眠并且决定努力工作上班

〈守夜〉

爱情是一尾体味强烈的兽
远远我便警觉他的到来

〈分手〉

节庆过后 他什么都带走
只偷偷在我的梦境里
留下一条隐匿的通道
好让他随时回来侦查

〈生物〉

一条精虫决定离队
背向同伴独自游走



如果我逃出遗传定律
你会欢迎我以晶莹圆满的拥抱吗？

《永恒》

《地理》

侏罗纪以后 诗人都不再写诗
我油质的心智沉积在泥炭纪
听见所有的平原蠢蠢站上来
捕捉回音和浮屠
一点点的浮云
「暧昧的开始」

《永恒》

而你沉思着地质学
如一台温柔的枯油井



《永恒》

《永恒》

印象派自动写作

一阵雨
急速
落在去年
我们叹息过
的幸福
感上

「非必然性之存在
如温驯之情人
和顺利勃起的清晨」
我们快乐地取笑
「在流泪中决定
罪恶的方向」
最最忧郁的预言
近乎戏
谑



后印象派自动写作

我们不总是归纳分析与推论 那时
一根线还只是一个点 平面还没站

成立体 骰子每一面都还只是单数
我苦苦追寻的非逻辑法则
终于成立
「可能错误但形式上却高
度概然的非经验陈述」
魔鬼 养过的玫瑰 长梯
高倍数分裂之言语 我们
有必要走过所有理性的废墟？
可是我们的敌人又如此真诚
且不止一次死去死去死去
死去的爱人 钟面 我们一致
同意的悲哀 他们正
穿越严重堵塞的猜想的隧道
坚忍地向前推进



一只猫被解剖了

一只猫被解剖了 快乐地
归入档案 且妥善收藏于大脑皮层中
一排窄窄的记忆槽

一大团胶质的黑暗涌出来
这流动的质点 繁殖增长
扩张以几何的速度 一点
细微的光球骤然炸裂 点
点进碎的光芒自黑暗核心
放射状飞散 微尘星河
同步形成 自转和公转



这确实是一种先进的有机生物体
「为着遗传」锐利的爪子进化自上古
的贪婪与饥饿 性器来自潮湿
不定期造爱勇于尝试新的姿势

宇宙陆续成形其后不可数
亿万年以前这沉寂的星球

在银河偏远一角蕴酝生命
和死亡 单胞藻过去
三叶虫过去 恐龙过去
狂暴激进的演化无声
过去 有一双手遮住我们的眼睛

我停下来检视一堆模糊的内脏
「我的头部依然完整」从次序走向混沌
又自混沌走向次序 除了头部 口
你的混沌一切都完整了 我如此喟叹

视线从星球拉回迅速并以光
的速度撤退中心这森森漠漠
的宇宙以旋涡的手臂扭动
暴缩凝成一点黑色的流光





许通元 简介

许通元，原名许文耀，曾用严武为笔名。肖虎，一九七四年在砂朥越的泗里奎诞生。成长于砂拉越小镇，也住砂州首府古晋。现于柔佛士古来工艺大学第五年估价与资产管理系深造，九八年二月底修完学士学位。

自中学时期就尝试诗歌、散文与小说的创作。中学时期大量投稿于砂州与西马报刊的文艺副刊至今，譬如砂州的《国际时报》的《新激流》、《中华日报》的《风起》（由砂朥越诗社编辑）、《马来西亚日报》的《葶园》、《砂拉越晚报》的《辑文踪》与《创作天》等；西马的两大华文报章《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与《青葱年代》、《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等。作品散见于文学杂志、校刊文物，其中包括《马华作家》、《孤舟神话系列》、《大专生双月刊》与《中学生月刊》等。

在工大校园里，活跃参与孤舟神话工作室，其中包括每学期将文学作品结集成册、于聚会中讨论文学、电影与音乐作品以及尝试出版《工大文集》。曾荣获的文学奖项：第十届大专文学奖新诗佳作奖与第十一届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

樱花飘零时

(一)

摇橹声夹着水滴落江中的音响。我不谨慎地跌落你的小舟里，也闯进了你在异国寂寞的生活，对我来说是遥远的世界。西装笔挺的你慌忙扶持，我却连谢都没道一声，似青蛙般跳上岸边往行人打听藕香院的去路。你紧追不舍地坐在三轮人力车上想送我一程，我吓得没命似的往前直奔。那时基督是我知识贫乏、内心空虚，唯一的寄托。两条长长的辫子在肩膀上乱挥。当我的双眼也似你被布条蒙住时，我在黑暗中仿佛瞎子摸索，听到樱花空中飘零时的哭泣声，似怨妇独守空闺时的悲凉。上帝创造了我，再让我遇见你时，我决定顺从，选择赐于我面前，看起来似乎很爱我的你。爱上你之后，基督却成为我逃避现实与你的藉口。

(二)

电报父亲的死讯再加上轰隆响的火车声，我望着你将一粒粒球形的橙往篱笆外扔给一群小乞丐们。急步踏上不能再拖延的催促汽笛声。当你也重婚后，你再也没埋怨我早已有妻室。我不知是否真的爱上你还是需尽我最大的责任医好你严重的病势。你坐在椅子上静静聆听替你写信者阅读我邮寄而来的信笺时，你感觉到人力车上的我逐渐靠近。你如小孩于街巷拣到糖果般欢天喜地抢了那人手中握着的信笺，边说要我读给你听，边拉着我蹦蹦跳跳地回家大声叫嚷我的到访。铁路慢慢地伸展，火车站已在眼前不远处，我俩沿着铁路慢慢前行时，你呼吸微弱的脸孔伏在我阔宽的胸膛，当风带走了你头戴着的黑帽，你也跟着随风而逝。

(三)

发觉你再也不需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终日慵懒地伏于桌案上，一粒字也写不出，零点八克的安眠药对你无济于事，累得我心都不知搁放何处才能安下来。唯一的安慰是孩子像天使般可爱，真实到用手可触摸到她的存在。某日我正握紧藤条猛打棉被，阳光耀眼时，我从二楼无意间瞥见你手掌上写有墨迹的一片枯叶。我不知那是你在第一次远行时教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子唯一的两个字，你的名字。我只知晓你自第二次回家后更魂不守舍，我害怕得大声哭泣，却引来你拉门探望。今晚，我仿佛感觉你上楼的步伐缺乏力道。我摇你苏醒不起来时，看到桌上的安眠药没遗下半粒。

注：这是改编自《南京的基督》电影的散文。

一切从我俩到玫瑰正绽放 的花园开始好吗



那时是十八世纪吧，有辆无缝马车接两条长长、容得下蓝宝石的车辙于黄土路上。路两旁的草尾端带点泥黄，随风似海浪翻滚着，一波一波颤颤，煞是好看。正值秋天落叶狂舞，我仿佛瞥见它们招动腰肢，跳得不亦乐乎。我携带你坐在马车上，耳闻马啼达达如溪流声潺潺不断。我俩共享高脚杯中的香槟。当我干完那浅油黄的酒时，我俩抵达四季如春、遍布玫瑰的大型花园。我做状用手捧着橙色的夕阳，你笑得哈腰。不可能是我的动作滑稽，使你发笑至你的喜悦连彩霞也感染到，正展现绚丽颜色点缀天空；应该是一朵朵动人、成千上万、充满诱惑性的红色玫瑰吧！在我弯腰折枝玫瑰时，被尖锐的刺引出一滴鲜血，最后与你的嘴唇颜色结合，消失无踪。

如果到了十九世纪末，我俩还活着未分开，那该有多

好。我希望你用不在嫩滑的手指轻抚我似车辙的皱纹。我枯
叶般干瘪的手用只梳子刷过你白白的发，我会感觉我俩身处
云端。风吹往东方，我俩也就向东方飘去。那时你还需要玫
瑰吗？太了解你的我晓得你需要的。玫瑰就是你的生命，玫
瑰的红仿佛你的血，那曾从你嘴中吮进的鲜血。

你是为玫瑰而活吗，我只晓得你会因玫瑰而死。



《旅途》

我仿佛感觉
在比蟒蛇还大
的爬虫类鳞片上
滑行前进

两路边缘的灯柱
乖乖静静伫立不动
高大树木
纤纤绿草也
凝眸观视。



《赠虹》

我将射入玻璃窗炽热的阳光
似伊班妇女脚交叉坐于草席
手中不停编织草帽般
制成一道七彩天空挂着的虹
让你从虹的上端缓缓滑下。

记得让柔滑长发飘扬呀

记得让白净衣袂飞舞
放千万颗心
我会一直等在虹的下端
把你抱个满怀
那漾开的甜蜜
如你在我鼻尖上轻轻的
啄木鸟似地点了一下。

《忘》

若能把你的黑影
剪出人形
我将划亮一根火柴
让它于手心里
燃成灰烬
随风飘散



《相框》

墙四四方方
围兽般围住
几株不知名的树
刚髹漆的两层楼排屋
与四个不同岁数的人

拎黑公事包的急往西边
手牵小孩的走向东方
满头华发全套运动装的从北部跑来
他们都跳不出这堵墙

《不流泪》

我有鱼目 一双
却没学会露珠般眨眼
星星笑得褪了原色

与水四目交投时
我找不出 那颗
莹亮泪珠
是我的悲哀。



《美丽的谎言》

〔一〕

“我学习了三天
才泡成的
鲜艳橙汁
好喝吗？”

我咽了口
轻点头
深信不疑
没拆穿
你美丽的谎言
吐出：“好喝。”

你笑得阳光
都失去了
表面最耀眼
的色泽。

(二)
“我学习三天
才泡成的
鲜艳橙汁
好喝吗？”



我听了谨慎地剪下
你似萧奏出的袅袅余音
整齐排列于
自制的记忆匣子

当你没伴我身旁时
我轻轻掀开非金属的盖儿
让那点点滴滴

流淌心间

正陶醉其中时
不觉月儿悄悄站于头顶上
黑影圆圆圈住
地上紫纹凉鞋。

《花生饼》

皱了的浅绿色纸袋里
只剩下黏黏的花生酱
(像小孩在墙壁上乱画的图案)
和一粒我最爱吃的夹心饼
(像对你的□)



最终我还是
双手一钳
把它轻含在嘴里
慢慢细尝
(突然脑海划过了我俩的过去
似乎是人家说的
死前那一刻)



许维贤 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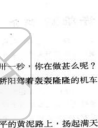
许维贤，笔名蔚强尉或华子丰，今年廿四岁，一九七三年诞生于霹雳州太平。家在吉打司南马。一九九七年获取工艺大学电脑科学学士学位。目前在斯山的一间电脑安全系统公司任电脑系统工程师一职。

小学时代已开始向《少年乐园》和《青笛周刊》投稿。中学时代大量投稿给《中学生月刊》和《椰子屋》；并是《星洲日报》的学生记者。大学时代活跃于工大总校以及分校的文学组织即孤舟神话工作室和桥牌。作品散见于《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和《椰子屋》。

曾获得偶下的文学奖项：

- 第十一届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首奖(1996年)
- 第十一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诗歌组首奖(1996年)
- 第十届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优秀奖(1995年)
- 第十届全国大专文学奖诗歌组优秀奖(1995年)
- 第九届全国大专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1994年)
- 第一届《椰风奖》全国散文创作比赛公开组首奖(1992年)
- 第三届全国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特优奖(1991年)

园丘



那年七月六日中午十二时四十分一秒钟，你在做什么呢？
老爸和我却顶着一颗中午十二点的骄阳驾着轰轰隆隆的机车
回来这里找你。

你在那里呢？

我们的机车轮子滚动的崎岖不平的黄泥路上，扬起满天的尘埃。一粒沙忽然飞进的我左眼。我把手微微拿起来，却停留在半空中，微微的犹豫：掩紧左眼？还是右眼？跟着就可以四下转动另一粒眼珠，淘沙就会从眼中掉落下来啦！母亲曾经这样告诉我，在那年风起的黄泥路上……我急得干脆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在迷漫浓浓的黄色尘埃里，我被卷进记忆的漩涡里……

那年母亲和你站在尘雾扬起的大草场上，听着台上的政客把口水洒下人间：园丘的黄泥路将会铺上黑滴滴的柏油。关于一根根电缆将会从外头拉进来把整座黑漆漆的园丘照亮

.....

每一次闹哄哄的大选期间，一样的大草场，一样的承诺，一样的夜晚，你和姐姐各握着手电筒，扛起圆凳，在母亲的再三叮咛下，很小心地一小步一小步越过黑溜溜的大沟渠。在手电筒微弱的晃照下，穿过层层黑暗，欢欢喜喜来到光亮得为之目眩的大草场。那里人与人的影子互相重叠或交缠。强线把地上的影子夸大，拉长。一摊摊的食当传来叫嚷生意的聒噪。水气在锅里呼噜呼噜翻腾。烟气徐徐上升。发电机轰隆隆发出巨响。你和姐姐选好了一个面向一张宽大的白布幕的落脚处。把手提的圆凳置在下午才修剪的草地上，坐下来。一道强烈的光芒开始射向那张白布幕，紧接着有字幕浮现，配乐悠悠响起；布幕形成一座大影幕，映现了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皑皑的雪山，娇媚的山地少女在婆娑载歌起舞，一出凄美的黑白露天电影就将要展开。

我记得那夜的草香，扑鼻。

还有那久浸黑暗的飞虫，一群群围绕在高高悬挂的大灯四周围尽情飞舞，吮受着每一分光，每一分热，在每隔五年才会光亮得出奇的大草场。

这么多年以后，有人继续在他们的屋前修剪青草。卡赫卡赫的刈草机响几乎淹没机车的轰鸣。这些园丘经理大屋前的青草总是须要常常被重复修剪。短短秃秃的，像一群他们豢养在园丘永远长不大的印度小孩……

我的机车犹同记忆，此刻停在一座小小的草场。在午后

的轻风里，我看到有一个小孩跑在草场上握着一根竹竿，穷追着一只蜜蜂。小孩个子矮小，穿在身上的T恤已被刷白得褪色，裤子松胯胯的。小孩每跑一阵就用手把骨下腰际的裤头拉上来。小孩的裤角粘满了茅草的种籽。一阵风就沙沙地撩起了整片草场的茅草。刈草机的声响永远在这里成为绝响。

那只小蜜蜂忽然嗡嗡声向我飞来，小孩的竹竿也随及扑到。小蜜蜂却在半空中杀住，就在一瞬间又巧妙打从小孩头上飞转回去，小孩却已来不及把扑打的力道收回去。眼看那只竹竿就敲打到我……啊的一声！是我喊的吗？一只蜜蜂正在我头上回旋叫嚣，应该去找一条竹竿；当年的竹竿去了那里？的确已不在我的手中。

我紧紧把双眼闭上，双手往上任乱一拍一落，该不会拍到蜜蜂屁股的尖刺吧？它双层翅膀互相摩擦的声音像一座旋转的直升飞机。在一片黑暗中，我听到这处小型直升机正嗡嗡地逐渐离我而去。

我把眼睛张开来。空气夹带着草香飘逸在空旷的草场。几只蜜蜂正在草丛中叫嚷。小孩呢？不远处的课堂正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我嗅到那年的空气还希留在今日的时空里。小孩去了那里呢？不会是躲带课堂四周围的矮树丛吧？我知道哪，小孩喜欢在那里和朋友捉迷藏我更知道小孩是住在门牌卅六号的黄色木屋，间隔着一座小草场和学校对望。他的家门前种着两棵高高的木槿。小孩喜欢守在木槿旁边，等候轻巧的蜻蜓停在木槿叶上憩息。然后悄悄的拿着粘着胶典的续枝，往蜻蜓的双翼粘去……“妈回来罗！”说着小孩已把手上的细枝丢掉，奔奔跳跳迎向一住包着粉红头巾的女人。

女人皮肤干瘪。一支几乎被毒辣猛阳烘干的瘦瘪躯体。一双微黄的眼睛瘪进了眼眶里。她缓缓把手推的脚车靠在墙壁上。小孩跑过去，接着女人手上的篮子。女人微躬着身子细看一丛花草。怎么又有虫吃我的花？女人一边说一边拆开绑在劲子的头巾结。接着女人用那条拆开来的头巾紧紧抹去脸颊的汗水。女人的嘴唇铺着一层白膜，门牙上下紧咬着。

那年的阳光的确炙热。

我惊悚的离开那里，离开回忆。

寥寥几株高高瘦瘦的椰树还在风中招摇。河面上的布袋莲又开了一簇簇紫色的小花，还有你喜欢的浮萍，静静铺满了整座河塘。扑通！一粒黄皮色的椰子从高耸的椰树掉了下来，高破了一片宁静，如同记忆……

那年的椰树是一列列如同军队排站在河岸，守护着一江春水。常布袋莲还沉睡在清晨浓雾的怀抱里，你和哥哥姐姐八只小手合推一辆脚踏车，沿着河畔的碎石小路，辘辘声往河口走去。那儿矗立着一座大型椰厂。

当脚步越是接近椰厂，你们的脚步越是轻，越是慢……怕吗？

姐姐低头靠耳问你。

你揉揉惺忪的眼睛，环目四顾，小小的眼睛的只能看到那些斑驳的墙壁。突然，姐姐掩紧你的嘴巴抱起你，低头穿过一道破了一个大洞的篱笆，拐了一个弯，来到一座大河口。黑黝黝的河水仿佛在这里停止了流动。河滩上弥漫着晨

最轻烟，焦味扑鼻。一块块烧焦了的椰壳铺满了整片河滩。

快！姐姐放下你，把一张紧贴着的大型塑胶袋，卡的一声拉开来；哥哥的双手已在地上抓了一大把焦壳，往塑胶袋的咯噔咯噔丢进去……

很烫啊！

二姐手上的焦壳叽哩哗啦全部掉了下来。

烫就去河边拿水把椰壳淋湿啊！

小弟，你跟我跑去河边拿水。

要死啊！这样小跌下去怎么办？

都叫你不要带他出来……嘘！不要吵。

有_人来！跑！快！！！

.....

椰树有什么好看呢？爸爸说，我们走罢！

跑_跑_我要跑！老爸你不会知道，我们几姐弟是这样跑着长大的……当夜晚的炉子终于有椰壳在里面燃烧，劈啪劈啪地响；当睡下去的地板总是一地冰凉，你在那里？当大光灯的火焰吃力地一闪一闪，却始终照不亮整个家的时候，你去了那里？当夜晚的风雨来袭，妈妈不敢在暴风雨中瞌上眼，他等待的人始终还没有回来……

我想走了。老爸搭上我的肩膀。机车就开始轰隆轰隆启动起来。

我们沿着一条河渐渐离开那里。一路的风景走得很慢。椰树在多年后的风中摇曳着，无所谓点头也无所谓摇头。一根根青葱的水草在流水中飘浮。我静静的坐在老爸前面，不想再说甚么。我只想哪，轻吟玛青的《溪语》：

.....

在天空暧昧的俯视下
水草僵行无语
刚从漩涡里仰起身子
好多年代竟已过去了

.....

一九九二年七月六日傍晚七点廿八分卅一秒，你在做什么呢？我驾着电单车正要离开我的童年。

完稿于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

重移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白皮书

浮城

1. 游过海峡的那一天清晨

你听到渔夫陆续
撒网的声音
钓鱼的人坐在岸边继续垂钓
时 日
我们继续与时针对望
“关于 UTOPIA 和梦
越显得沉没和荒凉”



2.

雨点溅湿了第 101 页的白皮书：
“那些海洋道路城市专家共聚钟楼里
撼动风铃向角群发表宣言
(为了填平愤愤不平的凹凸海床
更为了打造一座梦的海洋
鱼儿暂行自我选择流亡)”

3.

从沙丘筑完爱巢回来
螃蟹把头埋进海藻里
“他们已把海洋围剿起来
进行庞大如鲸鱼的工程”

4.

虾群纷纷疏散

5.

这是爱的美教书（注一）
“海水被降示撤退
十公里”

6.

海水离开沙滩的那一天早晨
浪花象一朵玫瑰凋零

7.

一粒太阳从感伤的地平线飞起

8.

我们继续与时针对望
奉白皮书真实之名
“我们将永居其中”



9.

钓鱼的人最终走进钓鱼场

10.

渔夫面对镜头继续

撒网

11.

你在晌午的海峡堤岸选择消失

仿造一朵云

《一座城市从海面缓缓浮升》



城陷

1.

《我梦见一座城市沉进海底》

公元 4040 年有人残掉一根 SALEM 香烟

站在法院快乐见证

2.

“当时

蜜蜂已飞往深海采蜜

蜻蜓已进化成一尾鱼

一群犀鸟从此潜入浪潮滔泳”

精装的白皮如此陈述

3.

我们继续与时针对望

是的开凿一条江湖直入他们的梦中

灌溉洪荒的丛林引流猎人的逸途

当二千一百兆瓦特电能流进海底照亮了鱼群（注二）

当 2020 个导游率领一百万双游客的手惊叹一夜的潮景

亘古的长屋陈列湖底

第 1996 页白皮书如期译述：

“原住民长期驻居水底

也许退化

也许消失

尚在考证中



4.

一颗圆月掉进湖里腐烂

5.

国庆日的那天您看着一棵巨

树

引火自焚

您依然站在尖圆锥形的城堡

隔着清凉的空气观火

“没有时间”

法官掉头而去

6.

猎人逃进城里

7.

森林沉入湖底

不是卜通一声

是噓的一声

8.

“生命往复一如地球无法承受疾速

逆

转

一周”



9.

我们继续与时针对望

关于长久以来的错觉

“将会重现不

断 不

然永恒无法循环

存

在”

10.

“永恒必然无疑一如 SALEM 香烟同时并存”

白皮书如实保证

11.

“有一只猴子站在法院供证”

公元 4040 年有人点上另一根 SALEM 香烟

见证的人被人忧伤见证

注一：音译自英文一字“Ultimatum”，“最后通牒”的意思。真正官方的中文翻译是“最后通牒书”。

注二：大马砂劳越正在兴建中的巴贡水坝能通过海底电缆输送二千四百兆瓦特电能至马来半岛。

初步完稿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

重修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巨翅天使

折翼

你持着一具天秤去称量世界

乌云沉重

大地拒绝受洗

这垂夜的日午

他们起来后例行向报纸祈祷

“不愿欲爱，但愿寄生于爱”（注一）

居士为去年的美德进行高式

蜘蛛忙着纺织天空

人潮急递朝卫星跪拜

裁缝师一天吞一粒苹果

连带果核

触怒上帝

你潜入每一所庭院窥探

牧犬警视

你害臊的羽毛脱落

断翅



巨翅

你去寻找羽毛
挟持着一位裁缝师
在每一条河都冒着烟的亚热带
在那些发生落日的油棕林里
我听到了你和你镰刀的呼吸
急促蜂
砍

那些年轻颤动的棕叶
最初是乘着梦的羽衣
与龟裂聒噪的尘气一起下
沉
最终串落在裁缝师颤抖亮铮的钢针上
形成一双巨大的羽翼
铺盖在你的肩膀上

你摇荡你的羽翼往天堂飞去

注一：此句源自德国思想家尼采的《查拉斯图拉集》。

初稿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

完稿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



胡金伦 简介

胡金伦，一九七一年生，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文系毕业，现任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专题记者。曾获第十届马来西亚全国大专文学奖小说组首奖及散文组佳作奖，第十四届台湾全国学生文学奖大专散文组第三名。

验诗房



没有温度的诗体，把自己裸露在低温的验诗房。空气凝固在零下十度的空间，诗体的遗容僵硬成死亡游戏的终点。冷风斜切苍白的平面，正方形血块破裂迸溢，掉落地上，散碎一片不规则的图形。

（他裂齿冷笑，解剖诗体，抽取诗髓，把玩各类型器官，如下：

回文诗散文诗分行诗分段诗隐题诗叙事诗图象诗意象诗，……包括各大报团体新诗奖。

他兴奋勃起的意识泛滥成深不见底的海洋，淹没了每一根潜泳的脉络……）

手术刀依然安静地躺在银色里，享受零下十度逐渐凝固的空气。

小说家



小说家揭开作品的皮下层，注射再生产催生剂。空气越来越重，重得坠落地上。他解开思想的暗刀，翻倒精装大字典，逐一捡拾散落满地的文字，拼贴在魔幻现实主义里的后现代幻障。他开始自设迷宫指南，开启读者心中的梦幻古堡。

（我开始走入迷宫，搜索各类引诱读者的后设游戏。迷宫有一百零八道门窗；每一道门窗有一百零八条通道；每一条通道有一百零人……每一道……一百零八条……隐匿无形的意象与图象，试图酝酿假象，混淆读者的思想海洋。我看见一头独角巨兽，逐渐步向虚构的阶梯，越来越高，转弯处继续着阶梯的虚构，冷不防脚下踏空，误陷深邃的荒洞。那是小说家的真实世界，大量焚烧现代主义写实主义本土主义人文主义使命主义……）

早晨阅报，读者发现小说家侧躺在恐怖主义的右下角，死因不详。

（独角巨兽继续咀嚼丰富的文字午餐，享受无从考证的死亡艺术。）



殪月

(自黑暗地狱逃亡的一群幽灵，遁藏在昼夜的一线间……)

黑夜逐渐沉淀成灰厚的铅块，聚拢团团浓雾，围困着旷野的诡谲。老树纵横着枯干的枝桠，浑剪散解黯淡的天空。一只乌鸦栖息在树干上，断断续续的啼叫声凄厉了黑暗的宁静。风曳引长长的呼啸，穿过树叶，穿过丛林，穿过一片唧唧虫鸣，惊醒了秋蝉的啾啾私语，谱成一阙水流般的星光曲。

挥灏的夜空是一口装满星子的古井，黑暗的小精灵舀满一勺子的晶光，泼向漫无尽头的天际，流动成永恒的星河，犹如一群熠熠发亮的萤火虫在云影间舞动。

月亮循依星芒的指引，移向黑夜的暗处，匆促间遗落了披泻一地的银光。青白色的月牙凝形一池的玉阶，衔接水天一脉的瓷梯，通往幽远深邃的寒宫。

夜色之外，时间的风砂执行日月星辰的速递工作，催促一天与一天之间的交替运转。圣洁的月华开始黯然无光，那一直延伸的玉阶在沉默的夜幕里渐渐迷失在最后的记忆……

一头状似黑林巨兽的硕大鸟影骤然逼近而来，掠夺了月亮的光镜，摔落在水深的阴霾，幻作无数哭泣的灵魂。霜白的玉阶纷纷碎裂，融化在浓稠的黑液，俨如万丈的无底深渊。

一阵的狼嚎声透过无奈的暗夜越过林野挟着撕裂的痛楚狂号，追逐正在游离飘荡的孤独幽魂。

这时，月亮被吞没了，黑暗之神主宰着苍茫的旷野的命运。



岛城记情



六月的思绪正犹豫不决未来的方向，七月的心情开始建构起岛城的阳光，那是一抹滴湿的温暖，荡漾在记忆的深海里，永远是千重万重的马六甲海峡翻涌着思念的浪涛，散发了许多个风雨夜晚后的心灵激荡。

岛城的阳光是一年四季的春天，喜欢展开笑嘻嘻的欢颜，毫不节制的把笑容送给黄土地上的人民。我们开始看见金光光的日影竟是如此绚丽斑斓，随着和风的轻拂，心里不禁延伸了一条繁华盛放的小径。于是在欢忭的心情里，迎接黑夜的访客。

夜幕初升，皎洁的月牙白点亮了岛城上的街灯，燃放了一团夜晚的光明。我们徘徊于岛城上的街灯，仿佛眷恋于生命中的守护神，一直照明指引前方的暗路。相继的步伐沿着红灰相间的石砖路，默默在心里细数着街灯的总和，及每柱街灯的位置。数到最后一柱街灯，我们会不自觉地悄然回

首，这时候才惊觉整齐排列的街灯是一颗孤独寂寞的游子心，黯然的挥别了众人的背影，而前方则是一面黑黝黝的天空，镶满了晶莹生辉的星子。我们坐在路旁，静静地注视来时路，只见灯影依稀，星夜迷蒙；漫漫长路，似乎走不完的路永远比人生所走过的岁月还要多出几倍。或者我们的心情就是沉溺在日月星辰的周始运转，等待白昼及黑夜交替更换的一刻。

岛城上的记忆似如是从这座书城开始，绵延连续，恰似雨后林野的蓝天空，涂抹着纯纯的蔚蓝，纤尘不沾，象极一首祥和的平安曲，追逐一片云影水光的海洋季节。

（或许飞跃的青春谱写一副美丽的日记，记忆着岛城上的许多情事，以及凤凰花树下的落地残红，一个花开花谢的图景。）



屋宇记事



(那些幽幽绕绕的记忆就像 11 月的东北季候风，徘徊在赤道线上。浓稠潮湿的雨水，终日滴滴答答的倒浇在我的心田，绵绵密密，流淌过昏黄的梦……)

阴沉沉的天空连续数日挂着一张颓丧的脸庞，使性子般的随意掉眼泪，落得广袤的大地尽是一片灰茫茫。豆大的雨点徐徐滑落过窗玻璃，积在檐前的黄泥地，漫漶成模糊的图象。这样的天气已经好几天了，父亲叹声说道，然后转身走进内厅。我垂伏在窗前，低头注视窗外正一滴一滴串连成珠的水点。忽然间，我极想知道今年雨水的温度，于是伸手探看。咻！好冷。赶紧缩手擦拭肤上残留的水迹。不知从何时开始，我眷恋雨天的来临。不管白天或夜晚，每当清脆的雨声施施然响在耳际，我总是毫不犹豫的放下手中的书本，走到窗旁，仔细瞻看正从天而降的雨滴。

灰暗的天花板整齐的相间在屋子的顶端，浮动着无意识

的空白。远远看去，灰的、白的、黑的、黄白，雨水渗透的污迹，活像一盘正待破解的棋局。几只蜘蛛在天花板的角落殷勤吐丝结网，蛰伏等待，虎视眈眈着误闯天罗陷阱的猎物。母亲习惯性地用扫帚清除碍眼的蛛丝网，嘀咕几句，走入厨房，回到属于她个人的小天地。蜘蛛没命似的落荒逃难，避至另一处角落，继续结网捕食大意擅闯禁区的虫蝇。屋子已经年久失修了。我经常瞧着天花板，心里暗暗忖度。

大屋终年弥漫一股霉臭的气味，挥散不去。虽然户外晴空万里，万丈金光迎头照射，屋内的门窗始终紧掩关住。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也从来没有人探询其中的原因。不见阳光的厅堂长廊一片漆暗阴森，仿佛延伸一条没有尽头的路，邈邈无限，伸手不见五指。偶尔有人进出大门。只见门把一拉，一道白灿灿的金色阳光立刻疾射暴冲进内。刹那间，我看见以亿万计的尘埃在空气中反覆升起沉落，飘飞在阳光建筑起的一条白线路上。没有片刻的时间，门被掩上了，四周登时变得虚无朦胧，可是刚才的景象似乎真实存活在心中。我开始发觉自己缺乏分辨真与假的能力。不过，爷爷知道吗？

爷爷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活皮囊，永远黏贴在轮椅上，双眼睁睁的看着天花板过日子。他沉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或是黑白空间，或是遥远年代的记忆，或是许许多多的过去片段……他太老了，老得只能坐在角落处与空气为伍，和尘埃打交道。从出世至今，我不曾见过爷爷谈笑风生的一面。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任人摆置的旧花瓶，随处可放。爷爷没有反抗，因为根本无权选择说话的余地，所以可以放在后厅、厕所旁，长廊，角落，总之是最不显眼的地方。母

亲常埋怨爷爷是老不死的臭老头，最爱拣她繁忙的时候寻麻烦，要她收拾大小便失禁的残局。这分不明文规定的工作似如无从逃避的降落在母亲身上，没有人会大胆掠夺这已被视为媳妇的「孝心」。母亲把爷爷推进厕所，拉下裤子，接起水管，冲洗爷爷的下体，匆匆忙忙的拿张手巾随便擦抹几下，穿上裤子，然后把爷爷推到墙角落，嘀咕了几句，又回到她的私人小天地。

大屋隐约传来轻咳的声音。这是奶奶的声音。她活在另一个生命空间，长期蜷居在中厅的小房，独守晚年。踏入房内，全然不见阳光的踪迹，只有案头的一盏佛灯泛放微微红光，迷离着诡异的气息。阴暗的角落处置放一个古铜色的旧式衣橱，及一张柚木大床。那是爷爷和奶奶在热带雨林落脚后，替人割胶洗糯米，辛辛苦苦积蓄多年而买的二手家具，如今成了凭吊过去的借物。奶奶也是老了！老得再不过问家里的一切大小事情，长伴佛前，手执一串佛珠，一粒数过一粒，嘴里呢呢喃喃着听不清楚的话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保持坐定不变的姿势。或者人到老年心无求的态度吧！奶奶不曾向家里的人提出任何要求。偶尔她会径直走过家人的视线，离身远去；寂静的深夜独自默默凝思回望。一日三餐，母亲用托盘盛端三菜一汤进奶奶的房里，周而复始。因此奶奶的形象在我日后的记忆恒常是一缕模糊不清的虚影。

爷爷和奶奶的陈年轶事早已成为大屋的一部分，融入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父亲成为两老的代言人，常年转述着他们南来的记忆，而我却以为误入时光隧道，回到一个昏沉沉的年代。奶奶从小就被卖作童养媳，把终生幸福付托于同样年幼的爷爷。她一向沉默寡言，脾气稍嫌固执，因此不时和

爷爷闹哄吵嚷。可是命运的安排往往叫人意料不及的。奶奶死心眼的性格始终没有转过别枝的念头，似乎打从一踏入祠堂的那一刻，一膝长跪，就这么一世人了，以后永远跟定爷爷一辈子。我开始明白为何千里迢迢的山险水恶也不能阻挡奶奶坚意要跟随爷爷飘洋过海，从唐山来到马来半岛，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纵然家乡烽火连天，天灾人祸，甚至粮衣短缺，又如何能分隔夫妻心连心的执子之情。于是一叶孤舟，茫茫眼神尽横陈不能望断的归乡路。每次父亲说到这里，语气一转，流露无限惋惜。他总是指着我的额头低声道：你爷爷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沾染风流的恶习，手上有点钱，竟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小寡妇。唉！那个女人只是贪图你爷爷的钱，哪会喜欢一个老头子！结果人财两空，只剩下这间大屋。你爷爷不知悔改，终日埋怨叹气，乱发脾气，结果弄得老来神智不清。从始至末，你奶奶一言不发，闭门不见人，最后不见你爷爷一面，了此残生，永远心死。许多个无风的明夜，年幼的我总是从深邃幽谧的梦境醒来，回想爷爷的薄情，奶奶的恨情。记忆的青光片羽，仿佛依稀缥缈虚空，徒留一个老人的空晃世界，及越趋难行的岁月脚步。爷爷和奶奶的人生日记，仅仅翻至此页，被迫停止了。结局，始终百寻不获。

父亲从房里出来，走到厅堂角落，仔细凝看爷爷空洞的眼神。良久，他伸出手稍微整理老人身上略嫌脏乱的衣襟，然后抱起他，一老一少，走进黑暗的长廊，走向后厅。一阵轻微的声音隐隐约约响在沉默的空气里，袅袅扰扰。父亲抱着爷爷，从黑暗中走出来，走向这个世界。小心地把爷爷放在轮椅上，父亲转身回到房里。我看见爷爷依然安详地躺在

轮椅上，没有表情，也没有反应。顶上的天花板又重新生活在爷爷的视线。人去，爱去，情去，恨去，爷爷的生命旅途是否从此深陷于失去意识的冰冷世界？还是爷爷将永远满足独自生存在另一个空间，不欲与人分享？那是一个没有人能解答的问题。奶奶呢？万般深爱，换来的只是无情的伤心魂绝。我只看见一个大问号时常浮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父亲从房里出来，身上已多了件夹克，准备回到工地继续曝晒在毒辣的太阳下，呼吸着飘满灰压的浓浊空气。父亲是一名工头，在建筑盘地管督几十名工友，叠起一块块蓝图里的砖块，同时也扎稳了一个家庭的基石。父亲的形象，是我记忆中的一座坚固的避风港。他一双结实健壮的手臂，活像两把无形刀，为家人抵挡生命路程的骤风急雨，披荆斩棘，开拓前方的远路。父亲鲜少说话，平日在家里忙着修修补补，从屋前到屋后，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工作。大白天，屋前的红毛丹树下，我站在父亲的背后，看他如何把几块木板和木条钉接成一张稳固坚实的椅子。刹那间，我深深领悟一个家园就是如此在父亲坚毅的爱心下茁壮成长的。爷爷赤手空拳竖起一个家园的支柱，父亲则钉牢家园的基石；我们在大屋的呵护下茂盛着繁放的生命活力，源源不绝，不受风侵雨袭的影响。父亲肩膊渐渐渗出晶莹豆大的汗珠，慢慢流下，沾湿了身上那件穿旧的背心。灰白的头发，稀稀落落，标志了岁月年华的人生图象。

母亲提了一桶水，从后厅进来，弄湿一块灰布，开始洗抹久未开敞的窗子。她很细心的抹净一面窗玻璃，然后洗涤那块肮脏的灰布，扭乾水，再抹拭另一面窗玻璃。如此反覆的动作几回后，母亲已经抹净了前厅的窗玻璃，然后提着水

桶，走到后厅，倒掉污黑的脏水、洗净手，坐在圆桌旁，切剥摊开在桌上的羊角豆。她拎起畚箕，盛装已经切好的羊角豆，走到水龙头下，扭开水喉，洁净的自来水哗拉哗拉的冲洗畚箕里的羊角豆。母亲蹲伏良久，眼眸中闪烁着澄澈的水珠，思绪飘飞在无定时的回忆空间。生活就是如此吧！每天清晨起床，准备丈夫和孩子的早点，洗衣服，然后清洗家翁身上隔夜的尿迹和粪便；家姑房里的长寿灯是否要添油……还有家里许许多多的瑣碎事务，时常忙得不知方向。或者每个女人选择了家庭生活为一生的依靠，生命就是这样吧！但为何会如此的忙呢？她总是想不透。不知不觉中，时间的流水已经漂白了生命的色彩。忽然间，母亲警觉性的竖起耳朵，静听，立身，嘴里嘀咕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急急隐身入黑暗的长廊，走向前厅。一束阳光穿过天井的铁丝网，破破碎碎的撒下一片金色。水龙头的水兀自冲洗着畚箕里的羊角豆。

父亲打开大门。依呀一声，门被开启了。耀眼刺目的阳光如万马奔腾般狂急的冲进屋内，整间屋子蓦然光亮得令人心慌。大屋好久没有接触过外面如此强猛的太阳了。我看见角落处的爷爷斜斜地躺在轮椅上，光秃的头倒垂一边，似乎对这陌生已久的阳光毫无反应。远处，奶奶奇迹般的走出房间，站在青青视线以外的世界。

张玮翔 简介

张玮翔，1977年出生在大山脚。

大山脚日新高中毕业。

现就读台湾政治大学广告系。



余英时文集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

忽然想说



我推开门，我想起了下午在报章上看到你的文章。你说你已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笑了，而你却被编入新秀一区中。可是我旋即垂下眼廉，你的文字已在报上刊出，我的却尚在等待，或许的迸发。

看到你在一群新秀之中也站起名字来，我的好笑并非取笑。我只是想起初中三那一年在《青槐》看见你的文章，那种感觉如今想起才知道可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因为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学校时，我马上想起那两篇我在1992年看到的文章。我仔细回想，自己甚至在那个时候模仿你的笔调和那一缕淡淡的哀愁。

你跨出教书的大门后，依然有人和我谈起你。说自从看了你写“蓝色诗人陈强华”的评论后便开始欣赏你了。是不是一旦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特别会一些东西的人，便会不期然产生一种膜拜的情绪？

前几天我翻看过期的《青槐小站》，再重读你的文章，我又笑了，原来当年可以震撼我的，今天已被更多人的文字取代。发自如同一只兽，骨噬人们在年少时极欲摆脱的那分幼稚，然后让成熟填补那分虚空。

然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充满了不尽的、淡淡的笑。看你的文章时，我牵起嘴角；批改学生的周记时，我从鼻孔哼出极微极微的笑声；偶尔寂寞时，我在眼前一点蒙眛里咧嘴而笑。就这样我发现我的生活充溢着笑，我觉得是因为我有一份忧愁，而我恰好理解这份忧愁的缘故。

我站在一个教室前面，写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我悲伤的情绪，他们出奇安静地听我解说。走出那个班级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是否和他同年。我又笑了。

没有人会和任何人在同一时间内拥有相同的情绪。（这是你的句子吗，还是我偶尔的灵感？）

推开门出来以后，我写下这样的东西。写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忽然想说，说一些突然的情怀。

想飞



在写信给一位朋友时，我对他说起我对学生的周记的喜爱。我忽然怀念起自己的周记。我努力搜索，在记忆的仓库里。

然后我终于知道我已经找不回那六年的周记。因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将所有属于中学的，卖了给收旧报纸的，而且是用最低廉的价格。

我这才明了，自己当初有多渴望飞走。

八个月来，我一直混噩渡过，没有头绪地渡过。我离开了我的朋友，我又和他们相遇。我听作家讲话，我苦苦思索。然后我与文字道别，然后我与它们重逢。我在年轻的Disco里挥舞汗水、嘶喊苦闷。我踏上中国的土地。我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每一样事情，皆不曾经历安排，而凡经过安排，都在结束以后迅速蒸发，在我的记忆里。

我以为我不需要整理这样的生活，可是我对过去的朋友

依然关心，深深深深地渴望听见他们声音。也许我可以跟他们做个交换，在我们惯用的文字里，交换彼此的音讯。我翻开去年的《快乐动物园》，我颤抖着自己的声音，我问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你们，都还好吗？

毕业以后，有一股极想逃离的欲望。于是我孤独自己，不管是在有叙别味道的 Camping 里或是在完全陌生文艺营里。我在那个时候，写下《因为孤独的缘故》，因为我确是孤独的那一个人。

我提早消失我的身影在朋友的眼中，因我了解，终于我们还是彼此消失在彼此的眼里，而我只不过是，让它提早到来。

消失的日子，我逃亡到中国的土地上。那是十一月的寒天，我下了飞机，看见无数方块字竖立在一片土地上。我没有俯身捧起地上的土壤，嗅闻那种土香。我只是让华语讲得很好的中国导游引领我匆匆掠过历史的遗迹。故宫。颐和园。天安门。避暑山庄。那么久以后，我终于只是记得这些。

然而我还记得，旅行巴士路经北京大学，导游骄傲地介绍那所学府。我看见古朴的门上有一扁额书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好像是毛泽东题的字。然后我看见三几个年轻人捧着书跨出那道古林的门，眼里竟是大马路上的现代化汽车。

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踏足其间。捧书。阅读。吟唱。生活。思考。观景。思乡。体会王丹的北大校园生活，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感受，然而这个念头匆匆掠过，我终究不敢奢想。

从中国回来，我又准备到新加坡去。听说那里的圣诞很美，街景迷人，人群拥挤。那是热带中一个没有白雪的圣诞。我在没有星星的夜空下走过乌节路，走着人们虽然凌乱却紧紧相接的脚步；发出人们虽然接但语调不同的赞叹。我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子而经常跟不上人群，不管是脚步抑或赞叹。

接着我开始到幼稚园教书。每一天早晨，我叫喊着孩子们安静下来。为了教导他们读书写字，我努力记忆，在幼稚园时，我的老师如何叫我和我的玩伴们听话。我的上午在孩子们的吵嚷中结束。有一天，我在手札里写下这么一句话：“星期二的下午，我走在一个父亲的后面，他的孩子身上飘来一阵原味，一如每个早晨我从一个父亲手中牵过一个孩子的味道。”最后，我像逃离瘟疫一般逃离那个地方。

三月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中国。这次去的是昆明与贵阳。那里有许多许多的蔬菜，有许多许多的少数民族，有许多许多的梯田。我曾在地理课本上读到昆明，这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是中国气候最好的城市。我去了那里，感受了课本以外的冷，还有那些在酒店大门外被呼喝的卖字画的人。

从中国回来时，顺道停在曼谷两天。我以那里带回一双鞋子，后来这双鞋子沾染了从粉笔跌落的粉末。

经过檳城海关之后，我继续无业，继续悠哉游哉、游手好闲。

然后我和朋友南下 K·L，。住在青年宿舍里，我们计算着一天所花。我在那几天里花完自己在幼稚园工作时赚来的钱。我享受在 STARHILL 里悠闲游逛，可我花去多少

钱，从K·L·回来然后便设法让自己忘掉。

当然我去Disco。我在物质的河流中迷失自己，于是我为自己的苦闷寻求流汗的宣泄方式。我那么用力地唱歌，可是在音乐中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每个人在光影闪烁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一秒钟光在我脸上，下一秒钟它便投往另一个陌生者的手上。我在那种地方忽然寂寞起来，非常悲恸地想哭。我想起我高中三年生活，我共同生活过的朋友，我看过的书、朗过的诗、写过的小说、哭过的感情，我们的《许诺碟》、我们的《文新报》、《快乐动物园》、“声音的演出”、“毕业公演”。所有的一切原来已经很远很远，可是时日上却只有那么几个月。

我便开始反省那种颓废的生活方式。我渐渐怀念起我的校园生活，我在那个时候那么沉着专注地看那么多书。我渴望自己挣脱无意识的生活樊篱，我期待我可以重新咀嚼那些我荒芜已久的诗、书、音乐、电影、漫画等。

于是我回到校园。我在6月17日成了日新独中的老师。我是我以前的老师的同事，我发现命运中有一种调皮分子喜欢捉弄我们。每一天早晨我向我的老师道早安，而我的学生也对我说这么一句话。

现在我好像捉回了属于过去的、难以说明的一些什么。我在初一年级那条长长的走廊上抬眼望去礼堂后面的青山，是的，有白云围绕，我的中国文学史老师曾经对班上同学说过他看山的心情。我问我的学生谁曾用心看过那一座山，不知道他们会否明白我看山之际为何眼睛湿润。

初一那年，我上课的班级总是停电，班上燥热不已，我的历史老师轻轻地说出那么一句话：“心静自然凉”。那个

时候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心静。可是有一天停电时，我的学生一直鼓噪不已，我告诉他们我初一时的历史老师曾经说过的这么一句话。有一位学生迅速地告诉我，老师，你初一的历史老师告诉你，那么你现在又告诉初一的我们。我颌首微笑，这时班上的同学不再有抱怨，好像他们被这句话冲击到了似的。

我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时总会停下来写信给我的朋友，回到校园之后，我偶尔会有一些哀愁，可是它已不再是我的重心。

现在七月已经六日了，我当初那么渴望飞走，却怎么也没有飞远。如今我栖息的枝头，名叫日新独中。未来，未来是怎样的一片景色，我愿意以我偶尔的哀愁在其间飞翔。



鱼的幻影

为自己沉静无味的生活
养一尾打架鱼
当上课至无聊处
便偷望一眼
有时因为太忙
会忘了换水
如爱



而这尾鱼的实体
和自己相距两双影子

城市记事

(你是敏感的星子
在 20 岁的轮回中 寻求快乐与不快乐
的必要性)

悬挂在城市的广告看板上
是你从前前前的欲望
天桥底下
你的微弱浪漫呼啸飞过
湮灭在公车废气里面
年轻的热烈早夭
在街头臭豆腐味道里

抬头
三月的天空 没有星星

你用凤梨酥编织儿时梦想
以苹果派实行减肥大计
到美术馆 蓄养人文气质



到美容院洗涤都市尘埃
慧星飞抵天际
你嘲弄簇拥人群
消费奇景
礼拜天早晨六时
你醒在众人的山头上
脸孔模糊
一如都市建筑美学
绘测笑容绘测自信绘测民主

然而你始终疑惑
为何不是一尾如常的鱼
偶尔抖落光华？



许愿碟

走在短短的巷弄里
我像是闯到遗落了的爱情
不小心掉落在小小的
沟渠里
侠客们的泛滥像不尽的
浪涛 将我重重包围
(我珍藏着你给我的戏票
始终没有赴约)
我看看前方企图能够
找回遗失在五岁时
的梦想



在逃离浪涛追逐的最后
我看见竭色的橱窗里
摆着一只
许愿碟



陈天赐 简介

陈天赐一九七二年生于檳城州，成长于大山脚，目前就读于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纯美术系。“魔鬼俱乐部”诗社成员。一九九六年于奥地利首个个展。作品散见于星洲日报。



片断

1. 高更的画集、蓝底白点相簿、寂寞的毕业刊、黑白的相片、凌乱的书本、小说、几张铅笔素描及一些零星的杂物，散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伴我度过每一个午后。

2. 静谧的午后，房间里播放着李丽芬低沉的歌声《走音集》。可以翻阅杂志，可以什么都不做，守着房间，分秒从我身旁流逝，让我真实的感觉时间。

3. 回想毕业后的日子偶尔与你谈至深夜，那时成绩还未放榜，我们闲谈将来，一些不合实际的理想。我们无所不谈。无话可说时就读昨天、前天的旧报纸。

如此纵容至凌晨。或是默然，或是开怀大笑，不上课的日子已习惯了日夜颠倒的生活。

4. 去年在学校时，你坐在我身边，陈坐在我后面。

那天在 LOT 10 对面的快餐店里，你坐在我身旁，陈坐

在我对面。听陈叙述他在学院的生活，我转脸向你说陈也是个大学生吧！明年就将有四季的异地升学。

午后，我专心地聆听想像。

5. 与你及 K 去看午夜场。

戏里的生活，一如现实的生活，颓废、茫然，使我惊讶不已。

看完戏后，三个人急急地走在黑黯的小巷，像似水无尽头。我感觉陌生，在这城里。你们气愤的说不知道这套戏从开始至尾说了些什么，而我默默无言。

我看见路的转弯处有一间咖啡店，该是歇下来喝杯热咖啡的时候吧！我想。

6. 一切已成为定局。

成绩放榜的前一晚，我们紧张得睡不着。

讨论着成绩不好要如何打算，你是知道我去年从未认真地上课，如今已开始后悔。

赌气的 K 跑下楼去。与你谈去年在班上的乐趣，猜想谁会考得最好，我假认真地说该不是我吧！你吐出舌头然后我们都大笑，忐忑不安的紧张情绪都驱走了。后来都睡了，醒来时已十一点多了。

如今你告诉我你将去学院升学，一年后也将离开这地方。我听了只想笑，像一个笑话般。我也无须去解释我做的选择，我会生活得更充实。

7. 头发剪短了吧！你说踢球时总是不方便。

该是更早的时候，常带着午睡过多而感到难受的身体去看你的球赛。习惯的喜爱在草场旁的冰果档买一块酸的黄梨来刺激厌倦的思维，当然也约定许多好友在这里见面。

六点过后的阳光把你的影子拖得很长，你在偌大的草场上踢球，长长的影子就是一味儿跟着你摇来曳去。你专注的追逐、传球、防守、仿佛是一生一世的事。

偶尔我也想将头发剪得像喜乐奥柯纳般短，日子亦如此希望，剪成短短的精彩片段。每天忏悔将时间搁在无谓的事情上，像圈规不停重复的圈子，使我疲惫不堪。

我自恋地审视镜里自己越剪越短的头发，慢慢细数日子，我意识到美好的将会离我而去。

8. 你像杯白开水，淡淡的。泼在时日的白纸上不留痕迹，那是真实的生活。不爱谈论生命的课题，不如就交给音乐、电影、泡咖啡店去享受一个午后、去踢球、去午睡，有空的话不妨骑摩多车过海去看一个画展，那还来得理想。

9. 你曾经幻想我们在异地偶过相交的眼神吗？是熟悉抑或陌生呢？你是唯一能勾起这幅画面的，因为你是这样不安分。

再次读你寄给我的短笺，半年已过去了，时日如流呀，在我还在慌张失措之间，在我记忆还未将一幕幕的情景拍摄下来，你已在我沉溺于午睡当中静静的离去。

谎言一

为甚么野百合与紫罗兰之间
总藏着谎言

漫不经心走到城市的中心

错过的脚步声、花朵以及爱

棉花般漂浮不定的云

总让人想起“破碎”、“散漫”诸等字眼

三月，三月蹑足来自公园棧起

风与树叶编织的谎言

吹进了路过的耳朵

阳光落在地上都成割破的镜片

为什么是镜片和谎言？

(不是脚步声、花朵以及爱)

那些白鸽飞过冷漠的脸

回家后从不写日记

或是扔糖果纸、果皮：为什么？

为什么谎言总藏在手表

与真诚之间而且从不间断



谎言二

- A 在你离去的那个早上留下 3 样东西在房
里的小几上那是我送你回去后才发现
恐龙也知道这个秘密只是不说出来

- 1 一条色彩斑剥的蛇
- 2 一张蓝色格子的魔毡
- 3 一些时间的影子

在你离去的那个早上我决定剪下所有你
对我说的谎言然后贴在日记簿子里作为
处世警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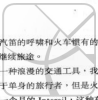
瓶子也知道这个秘密只是不说出来

- B 我喜欢无聊因为幻灭比无聊严肃穿在手
指上 2 枚纯银戒指也没有变成黑色我发
觉学校课本里没有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伪君子而且只有一本杂志报导远方电影
节的盛况要写一首情诗可是每次都离题
我对你的唯一印象仅仅是每次你对我撒
谎的表情

咖啡，它在远远的街头

当夜悄悄渗进嘴唇里
猫的寂寞隐藏在小巷某个黑暗角落
街尾处透出红色光线
蓝色的薄雾四处弥漫
咖啡，它在远远的街头
(vienna · epresso · cappuchino)
静静散发着香喷喷的热气
“剩下最后一张通往月球的票都逾期了。”
因此在寒冷的夜里
总是容易掉入水里
我拒绝，我怕冷……。
黑夜的液体并没有激起想像的水花
咖啡，还是一杯不错的咖啡
我折了一只纸船让它浅搁在你的岸上
明早思想的浪潮又把所有痕迹冲掉
你选择了一种啤酒加香橙的饮料
站在对面的街头嘲笑我
咖啡，它也在远远的街头
但它不嘲笑我
它只静静散发着香喷喷的热气

岁月的火车呼啸而过



白日黑夜伴着汽笛的呼啸和火车惯有的吵杂音——车轮与车轨碰撞的声音继续旅途。

有人说火车是一种浪漫的交通工具，我总觉得漫长的路途很疲惫，尤其对于单身的旅行者，但是火车比较方便、经济。这个暑假买了一个月的 Internail，这种车票可以在 30 天内通行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于是展开了一连串的城市探访计划。

窗外是延绵无尽的风光，是超速的电影画面在眼前飞逝：山脉、村镇、房屋、树林、河流、麦田、葡萄园、湖泊、船只、教堂、向日葵园、夕阳、鸟群……

长途的火车有分成坐的与睡的车厢，睡的车厢里被分隔了一间间的可以容纳六位乘客的厢房。横条的沙发，还有新鲜的床单、枕头和一瓶矿泉水，蛮舒适的；假如坐满了 6 位乘客就显得拥挤，你看我我看你，所以每次乘火车总希望乘

客越少越好，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总被一大群凑热闹的青年把宁静的气氛破坏了。

在睡梦中醒来，就会探头看看自己已经身在何处，在火车上特别令人敏感于国土、城市与方向。断断续续的停站，上上下下一批又一批陌生的乘客：年轻的、年老的、要回家的、正出发的。那个月台上手拿着鲜花的男子一定是等待着他心爱的女朋友；而月台总让我想起初中读过的那篇朱自清的《背影》。

童年的火车是遥不可及的，家住在没有火车的岛上，是后来搬到大山脚才开始接触到火车。半夜里还可以清晰听到远远响起轰隆隆的火车汽笛声，那时火车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感。后来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每每火车经过，通往市镇的路要被拦住，这几年大山脚的车子比人口还要多，一拦就一室，窒得我竟然恨起火车来。

中学毕业那年，与3个朋友乘火车南下新加坡，在吉隆坡火车刚要离站时，突然跳进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人，就坐在我们的旁边。说是被人抢劫了云云，后来我们竟发现了他手提袋满满是金饰，吓得我们不知怎么办，要不要报警呢？身上带着仅有的一百块怎么办？火车在某个小镇停了下来，他吸毒的，厕所刚有人，他跑下火车站的厕所去解决，火车开时他竟然来不及上车，那个手提袋怎么处置呢？害得我们七上八落。

手拿机械的军兵来巡察，我们马上报告了手提袋的事，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哪里知道在柔佛时这个人阴魂不散再度出现，原来他乘巴士赶上我们的火车，真是冤家路窄，捉住我的朋友要我们交出手提袋，那是青少年第一次也是最刺激

的火车经验，幸亏是有惊无险。

青少年时期轰轰烈烈的火车旅行已经悄然过去了，如今我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更遥远、更孤独的火车旅行，随着雄亮的火车汽笛的呼啸和火车惯有的吵杂声与那些擦身而过的人还有错综复杂柳暗花明的沿途风景。想起一首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火车之梦》：

我独自在孤寂的火车中，

但不只是我孤独，

一大群孤寂聚集着，

就像月台上那些农民，

期待着旅行，

而我，在车中，像发霉的烟，

跟着那么多没有活力的人，

承受着那么多的死亡，

感觉自己迷失在一次

除了衰竭的心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移动

在旅行当中。



邱琲钧 简介

1971 年生于横城州大山脚镇。

大山脚日新国中毕业，后攻读酒店管理；

「魔鬼俱乐部」诗社成员。

曾助编《青枫小站》文学杂志。

现定居意大利，为一名业余专栏作家。

著有：

散文集《卸妆之后》（允的出版社，1996 年）



情诗

当一切都过去之后

亲爱的 MS

我再度怯怯的回来

所以 这将是一首情诗

操一道熟悉的隐密路径

我 将离你更近



这将是一首情诗

即使晦涩

一度使我显得那么脆弱

宛如一颗失足滑跌的星星

无力负载人们的祈希

我如此不安

如此摇摆

.....

如此愚蠢

开始想像自己成一只风筝

藉离开
证实存在

后来我再次回来
沿途捡拾碎成一地
埋伏我城 白天的星星
遗失万年的微笑因而渐渐
渐渐沿着拥挤喧嚷的人群
如花般盛开
所以这将是一首情诗
最隐密最香馥的情诗
但是 对于那些庸俗的人
它始终是微而不见
轻而不觉的

月光在瓦上轻翻
我曾一度想极了你
被我枕着 残存的快乐
因此更接近哀愁

我企图用文字
(精致的文字)
向你演奏对你的激情
而你不是一个好的听众
你如此快乐
太容易轻佻地就忽略了我



精诚的文字

精湛的字句

或梦或醒

我都持有一丝的矜持

看待每个迎接我的时辰

以呼吸计算阳光的步伐

但这是一首情诗

操一道最隐密的路径

我离你更近

亲爱的 MS

这是一首情诗

最隐密最香馥的情诗

在我不经意徒步过去的时候

就有一种慌忙心情

专为你

专给你



想在你光滑的巅峰上滑雪

用长长的雪橇来告诉你

我的父亲

我想在你光滑的巅峰上滑雪

用长长的雪橇来告诉你

国际性的季候风已经，迟到

这是我们亲爱的方式

尝试在每一个黄昏互诉感情的温度

你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我想转移你的任性去一个荒岛

让气候的温度来告诉你岁月的绰号

然而这却是个寂静的黄昏

在孤陋的后巷

我们争吵于匪亲的血缘

我抚过你褪了色的心情

季节的转换

永远是人类的最大悲哀

包括我



但是我却动情于九月阳光的热度
并且期待

我想记录下这所有与气候发生关系的
经过

于是记下你在九月之前的每一句话
连带争吵内容

我知道夜是即将来临了
因为浪潮的升起

于是开始憎恨所有的气候的白
努力的端详你

而你说：“我其实是爱你的。”

我颌首：“今生不渝。”

但是我们都是停在矜持的驻脚处
眺望天使的翅膀



快乐

像狗

我忘形的一直在流汗
因此失去语言的能力

开始咒骂使我跳跃不起的地心吸力
但掩不住的笑意
让旁人忽略我的认真

我失去语言能力
眼睛在太阳底下眯成一条缝
皮肤上的毛孔，奋力张口呼吸
体内的血液，一如炖温的水

我想说，说不出口
我想跳，跳不离地
我想哭，泪果真如溪水潺流。





周末夜



思想与啤酒纠缠，你的样子继而出现。
我的思绪，温柔如绸滑出，撞跌了酒瓶。
酒与泪，因此洒成一地。
我以孔雀的寂寞，火鸡的焦急，
在空气中反覆重温你临走前，故意放的一个屁：
我将永远爱你。

疯子

言 歌 朝 入 夜

我具体地说一些不具体的故事
导致一些不具体的人
具体地在黄昏时候，谈论我

我由寂寞化成的声音
回响成一只欲斗的牛

我由寂寞化成的声音
回响成一只欲斗的牛
可是夜临
使我禁不住打困
世纪末不再允许我蹲下或跪下
对她，我却有不能启齿的期盼



我由寂寞化成的声音
回响成一只欲斗的牛
可是夜临
使我禁不住打困
世纪末不再允许我蹲下或跪下
对她，我却有不能启齿的期盼

由于不能启齿
我预感的悲哀
还是某些人眼中不屑一顾
口中不屑一提的故事

由于不能启齿
我预感的悲哀
还是某些人眼中不屑一顾
口中不屑一提的故事

我的喜忧
人们由我
我由喜忧化成的动作
人们，笑我

我的喜忧
人们由我
我由喜忧化成的动作
人们，笑我

成人的语言

我日渐增加的睡意
与胆怯并肩

旧的躯体已不能负载
太多的秘密
以致外泄，以致
被花朵窃听
关于长大，还是很无聊
一如我和他
始于蓝天下
终于日落之前的故事



被窃听，我还有一丝
难于承认的无措
虽然花永远是最佳的窃听者
但当我的睡意与胆怯并肩
我的顾虑莫名滋长
成一种不被文字承认的
语言

爱恋不断

所有过去，都化成一个圆圆小点。
多余的言语被圈在中间。就像我的
梦，结束在圆点之前；我的另一个
渴望，开始在，圆点，之后。



没有别的 只有存在

李天葆主编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赵少杰
连燕玲
孙德俊

杨嘉仁
潘鸿彬
李益进

王德志
林俊欣
陈素珊



张玮栩

许通元
许维贤
胡金伦

孙松荣
阿 推
石添和



文学合集

没有别的 只有存在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9 月 29 日